

世界文學名著

# 聖路易之橋

章爾德  
孫偉佛  
著述



# 聖 路 易 之 橋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原 著 者	T. wildes
譯 述 者	孫 偉 佛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59

目錄

第一部	或許是件意外之事·····	一
第二部	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	五
第三部	艾斯梯班·····	二五
第四部	匹奧叔·····	四五
第五部	或許是個天意·····	六七

## 第一部 或許是件意外之事

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星期五的正午，祕魯最好的橋斷了，有五個行人跌死在橋底下的深谷裏。這橋是利瑪和庫日科間的要道，每天都有成千成百的人在上走過。這橋在一百多年前是被印加斯用柳條織成的，凡是到這城裏來的人總到這裏來看看。這只是個薄片子的梯子，橫跨在山谷上，以乾了的荊藤作扶手。凡是馬、車子、輪椅等都得到幾十丈的底下，坐木剎子渡那狹溪，至於帶着行李的人，就是利瑪的天主教，或是利瑪的總督，總都是不走底下，只走這著名的聖路易橋的。法國聖路易用他的名子保護這橋，離橋遠遠的那個泥土教堂也呵衛着牠。這橋似乎也是個永遠不壞的東西，真是不可思議地牠竟然斷了。一個祕魯人聽見了這事，在胸前畫了個十字，心裏想他不久才走過那個橋，不久他還想再走那橋過的人，都亡魂落魄地亂走，嘴裏咕噥着，他們幻想着，看見他們自己跌落在山谷裏。

在廟堂裏有很大的典禮。這些犧牲了的屍體都收集起來，馬馬虎虎地分開，而在美麗的利瑪城裏又大舉地舉行懺悔。婢女們送還她們偷女主人的錫，放印子錢的人發怒地責罵老婆，說放印子錢不是壞事，很奇怪的是這個事變給利瑪人的印象極深，因為在這地方像一般律師們稱爲「上帝的行動」的災禍是常有的。潮水不斷地衝陷城市，地震每星期都有，倒塌時常壓壞許多好男女，疾病總是流行在這些省裏，極值得敬重的幾個公民也都老死了。這就是奇怪的緣故了，爲什麼聖路易橋的崩毀特別地激動祕魯人呢？

任何人都很深刻地受了激動，可是只有一個人關於這事做盡了各種的事，這人就是周逆泊。這位從意大利北部來的紅頭髮的聖芳濟派的修道士，碰巧在祕魯傳教感化那些印第安人，又碰巧眼見這個事變，因爲這樣接連的事碰得太巧了，人總疑惑是有些天意的。

正是很熱的中午，那要人命的中午，周逆泊繞着走到山肩，他站在那裏拭額上的汗，他凝望着那遠遠的

頂上還有雪的山峯，他再向身邊底下的山谷裏看去，那裏充滿了枯黑的樹葉和鳥毛，他走過這柳條的梯子，心裏充滿了快樂，事情進行得並不壞，他已經開辦了幾個久已荒廢了的小教堂，就是印第安人也都偷偷地溜進這教堂裏來參加晨禱，他們看見神蹟的時候，嘴裏總是呻吟着，彷彿他們的心要碎了似的，也許是從他前面那雪峯吹來的清爽空氣，也許是記憶，使得他一時想起來一首詩，這詩教他擡起頭來望那有用的山，總之他覺得一切都都很安靜，此後他的眼光又落在那橋上，正在那時候有一崩裂的聲音充滿天空，彷彿在空屋子裏的某種樂器的絃斷了似的，他看見那橋斷了，他並且看見有五個手足亂動的螞蟻被拋擲在底下的山谷裏。

任何人都會心裏竊喜地對自己說：『十分鐘之內我自己……』可是周逆泊卻有另外的一種思想：『爲什麼只是這五個人碰到呢？』假使宇宙間有一定的計劃，假使人生有一定的命運，必定奇妙地潛伏在這五個頃刻身死的人身上，這是一定可以發見的，我們不是偶爾而生，偶爾的死，就是有計劃地生，有計劃地死，就在那橋憑空墜落下來，他驚奇他們死亡的原因的頃刻間，周逆泊決心研求這五人的祕密生活。

周逆泊以爲這正是時候將神學在真實的科學中佔一位置，他早就想將神學放在那裏了，在以前他所缺少的是個實驗材料，啊，什麼標本他都不缺少，凡是他所斥責的都碰到災難——蠟子曾叮過他們，他們的肺曾被診斷過，他們的房子被燒倒，對於他們的孩子們也發生了些事故，使得他們不敢再想，可是這些人類的痛苦，卻從來不適合於科學的試驗，他們缺少了我們善良的博學者後來稱爲『正當統治』的這種東西，這些事變不是有賴於人的錯誤，就是裏邊業已含有可能的成分，可是聖路易橋之崩毀，卻只是上帝的行動了，這正供給了一個完整的實驗材料，到底人要驚奇這純潔的天意的。

你和我都可以知道，除了周逆泊來用之外，這種方法實在是個懷疑的徵象，這正像那些自特的靈魂的努力，因想在天路上行走，而建築巴伯之塔，預備去到天國是一樣的，可是我們這位勞濟派的修道士，卻不信

這個試驗裏有懷疑的成分。他知道將來的結論是什麼樣的。他只想在歷史上數學上證明給他的信徒看——可憐的固執的信徒啊，他們總是不相信他們生活中加上痛苦，是為他們好的。一般人總是在尋找很好的確實的證據，懷疑是永遠生在人心裏的，就是在裁判所從你的眼裏知道你的一切思想的國家裏，也是一樣。

周逆泊用這方法還是第一次啊。在每次他必得走的長的旅途上（從這區到那區，將長袍子打擦到膝頭，這樣走得快些），他就夢想着將上帝對於人的行動的公正加以實驗。例如祈禱求雨的結果及經過吧，這是有完全的記錄的。他時常站在他的——一個教堂的石階上，他的信徒都在晒熱的街上跪在他的面前。他時常將兩臂伸向天空並演出高貴的禮式。有幾次，不是時常的，他覺得聖靈降到他的心裏，他看見小小的雲停在地平線上。可是有許多次，過了幾個星期……他為什麼想到他們呢？他不是想說服自己相信乾旱和淫雨分配得很聰明的。

因此，在那事變的時候，他心裏就決定了。這使他忙了六年，他在利瑪挨家地訪問，提出成千成萬的問題，寫滿了幾十本筆記簿，想證明這五個死了的人都是壞人。人都曉得他正在編著事變記一類的東西，因此人的話都有用，也都有錯誤。有幾個人連他活動的主要目的都曉得，並曉得有要人在贊助他。

這一切努力的結果是一本厚書。這書，後來我們會知道的，是在一個美麗的春天早晨，在一塊廣大的空場上當衆燒了的。可是有一祕密的抄本卻在好多年之後，毫不惹人注意地進了聖馬可大學的圖書館裏。這書是用兩塊木片夾着，上邊都是灰，放在一個書櫥裏的。這書一個一個地敘述這事變中死了的五個人。後邊附着千萬條的瑣事，軼事，和證言，最後有一段嚴肅的結論，解說上帝為什麼選了那幾個人，又為什麼在那一天，這樣才表示出上帝的智慧。可是周逆泊儘管努力，他卻不曉得瑪利亞小姐一生的中心情感是什麼，就是匹奧叔的或是艾斯梯班的，他也不曉得。而我呢，我說我曉得的這樣多，可是就是我可找不出來泉水中的泉源，你以為這是不可能的嗎？

有些人說我們永遠不會曉得的，我們對於上帝就像夏天被孩子們弄死的蒼蠅一樣，更有些人反過來說，就是小麻雀，牠們的羽毛，也沒有一根不按上帝的手指刷過的。

## 第二部 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

現在不問那個西班牙學生，對於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瑪利亞小姐曉得的，都比周逆泊多少年研究所得的還多。在她死後的一百年以內，她寫的書信成爲西班牙文學的一種巨著，她的生活和她的時代也自那以後成爲長期研究的對象了。可是替她作傳記的人，在某一點上犯了大錯，正如那芳濟派的修道士在別一點上犯的一樣。他們總是設法將她加上許多美德，將她的生活和她本人加上許多她的書信中富有的各種美點，因此，想真正地知道這位奇特的婦人，必得屈辱她，將她的一切美點取消，除了一項以外。

她是一個布商的女兒，住的離勃拉查只有一石之遙，她的父親賺了利瑪人不少的錢，利瑪人都恨她。她的幼年時代是不快樂的：她很醜，說話又口吃；她的母親又虐待她，時常用些冷語譏刺她，因爲想引起社會上的喜悅，又逼她全身穿着珠寶到市鎮上徘徊。她獨自地生活，獨自地思想，有許多人向她求愛，要娶她，可是她總盡量地與她的時代的習慣奮鬥，她決意獨身。她同她母親發神經的事很多，互相指斥，哭喊，將門用力地關上。到後來她二十六歲的時候，她發覺她自己不得不嫁給一個眼睜睜而又凌替了的貴族，那時，利瑪的大禮拜堂裏充滿着她的來賓的譏笑。她仍是獨自地生活着，獨自地思想，等到她生了個美麗的女孩子，她就愛她像愛偶像似的。可是小克拉華像她父親，冷靜而聰明，她八歲的時候，就鎮定地改正她的母親的言語，這時她認她的母親很怪僻，反對她。這位惶恐的母親反到溫柔起來，向她獻殷勤，可是這位母親不能使自己不發狂地愛她，不神經病地注意她，因是也給了小克拉華許多苦吃。又是些發神經的互相指斥，哭喊，和將門用力地關上，有許多人向克拉華小姐求婚，克拉華就慎重地選擇了一位需要她到西班牙去的人。因此她要到西班牙去，到那六個月才能有回信的地方去。要走這樣遼遠水路，的別離，在祕魯也是教堂裏要舉行正式儀式的。一個大事，船被祝福之後，船和岸間的距離漸漸地大起來的時候，兩邊人都跪下來，唱一首讚美詩，在那空曠



的地方，歌聲總是微弱而低細的。克拉華小姐在起航時的態度，極其安泰，丟下她的母親在那裏注視着那隻快樂的船，她的手有時按在心口，有時按在嘴上。她的注視着嚴肅的太平洋和那永遠不動的停在天空的大白雲的眼光，漸漸地模糊了，流下淚來。

這位侯爵夫人孤伶伶地留在利瑪，她的生活愈過愈成爲內心的了。她毫不理會她的服裝，就和一切的寂寞的人一樣，她自言自語，她的整個存在惟集中在她的熱烈的心。在她的心的劇台上，她同她的女兒演出無窮盡的對話，不可能的和解，及開始悔恨和怨罪的各幕。在大街上你可以看見一個老婦人，她的紅色的假髮歪在一個耳朵上，她的左頰因爲曾害過癩病帶有紫色，她的右頰搽有胭脂，這樣來彌補缺陷。她的下頰永遠未乾過，她的嘴唇永遠動着。利瑪本是一個反常的人的城市，可是就在那裏，當她坐車從街上過，或是擠上教堂的階石的時候，她仍然被人認爲談笑的材料。人都相信她不斷地喝酒。人說她許多壞話，並且傳說着說有人呈請將她鎖起來。她有三次在裁判所裏被申斥，假使她的女婿在西班牙的勢力稍爲減少，假使她不認識幾個總督法廷裏的人，這些人都因她的博學與古怪而原諒她，她早就要被燒死了。

母女間不和睦的關係，更因對於錢的誤解而更深刻。這位伯爵夫人從她的母親那裏得來一筆款子和不時的贈品。克拉華小姐不久就在西班牙朝廷以智慧出名，恐怕就是將全祕魯的財富供給她，也不能支持她以爲富貴的這種脾調，很可奇怪的是她的這種誇大，乃是由於她的一種最善的天性出發的。她認她的朋友，她的奴僕，以及這首都裏一切有趣的人，都彷彿是她的子女，實在地說，在這世界只有一個人不曾受過她的恩遇。她所保護的人中，有一個繪圖師，叫着德博萊細（她畫的新世界地圖，就是獻給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的，當留在利瑪的廷臣讀到她是她的城裏的光榮，是在西方正在高升的太陽的時候，他們都叫起來。）還有一個科學家叫着愛瑞若，他的論動水學原理的論文，因爲太驚人了，被裁判所裏壓下去。這位伯爵夫人維持了西班牙的藝術與科學約有十年，至於在這時期中竟然沒有產生出可以紀念的東西，這不是她的錯了。

克拉華小姐離開了利瑪四年以後，瑪利亞小姐得到允許，往訪歐洲。這一次的訪晤，在兩方面都只決意自責：一個得忍耐，一個得喜怒不現於色。兩個都失敗了。兩個都是一時發脾氣，一時又自怨自艾，這樣糊糊塗塗地互相苦楚着。到後來，有一天，瑪利亞小姐在日出之前就起身，吻了她的女兒睡在裏邊的門之後，上了船，回到美洲去了。自此以後，他們就藉通信，以抒寫不能水存的情感。

她的書信，在全世驚讚之中，已經成爲學校學生的教本，文法家崇拜的巨著了。瑪利亞小姐的天才，假使不是與生俱來的，一定是她發明的，這對於她的愛是必需的，她竟然藉着這天才吸引了她的遠隔在天涯的孩子的注意和讚美。她逼着自己跑到社會上，去搜集些可笑的材料；她教她的眼睛到處觀察；她讀她本國的名著來發現牠的影響；她不惜屈辱自己地和那些以善談著名的人爲伍；她在她的舊式的宮殿裏，夜夜從她的失望的心裏逼出那些機智和美俊的神奇東西，逼出那些總督法廷裏的瑣碎事的記錄，把牠寫在那些充滿了離奇的事的紙上。我們現在曉得，她的信，她的女兒幾乎是不看的，這些信所以能够保留到現在的，還是她的女婿的功勞呢。

就是這位侯爵夫人自己，也要奇怪她的信竟會成爲不死的東西的。可是仍有許多批評家責備她，說她不該專着眼於傳世，並指出有些信都是太華貴的書札。大多數藝術家都想炫耀大衆，說瑪利亞小姐也像這些藝術家樣吃盡辛苦想去炫耀她的女兒，這種話在這些批評家們看去，是不會的。像她的女婿一樣他們也誤解了她。她的女婿很歡喜她的信，可是他以爲他欣賞了作風，就算吸收了一切美點一切意思，卻將整個的文學作用，即心之啓示忘記了。（正像大多數讀者一樣。）作風只是個虛弱而不足重視的，藉之可將苦液介紹給世間的一個器物而已。就是這位侯爵夫人也要奇怪她的書信這樣好，因爲這些作者們通常總是只相信自己的，有些作品在我們看起來是很值得注意的，而在他們呢卻覺得平淡無奇。

這就是那個老婆子，成點鐘地坐在晒台上，她的奇特的草帽投射一個紫黑色的陰影在她的有皺紋的黃臉上。當她用戴有寶石的手翻閱信紙的時候，她時常像很快樂地問她自己，她心裏不斷的痛楚恐怕是有

個有機的根柢的。她很奇怪假使一位高明的醫生將她粉碎了的心割開，不曉得他可能找出一點痕跡，舉起臉來對着會堂裏的學生說：「這女人會痛苦過，她的痛苦在她的心的構造上留了痕跡。」這種思想時常地在她腦裏發現，有一天她就把它寫在信裏，她的女兒責備她不該有這種自省的痛苦，更不該使人感受痛苦。她覺得她絕不能得她女兒的回愛的，這種覺悟時常襲擊她就如潮水衝擊山崖似的，她就頭一個放棄了她的宗教信仰，因為她所要求於上帝或其他神靈的賜予，只是想做個被女兒愛的母親吧了；其他的上天的賜予我們能夠求得的就只是一枝歌了。其次她對於她身邊的人的真忱都不相信。她私心裏絕不信有人（除她自己以外）會愛別人的。一切的家庭都在無聊的風俗的空氣中生存着，雖是互相接吻，心裏卻都是冷冰冰的。她覺得這宇宙間的人們動來動去都是自尊的，沉醉於自重之中，渴想人們的讚美，人對他們說話他們毫不注意，他們最要好的朋友遭逢了意外的不幸，他們還是若無其事地不動聲色，整日整夜所盤算的就是他們自己的欲望，惟恐人有什麼訴苦打斷了他們的思路，這些人就是從嘉太到秘魯的亞當的子女。當她在晒台上想到了這裏的時候，她羞得自己的嘴都握緊起來，因為她曉得她自己也犯這罪的，雖說是她對她的女兒的愛是大的，是足以包含各種愛的，可是多少總帶有點專斷的氣味；她並不是為她女兒而愛她女兒的，她是為她自己。她想將她自己從這種卑鄙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可是這種情感太強了，怕敵不過。就在那綠色的晒台上，一個奇異的爭戰震撼着這位醜惡的老婆子，這只是個反對誘惑的掙扎，這個她知道絕不會有屈服的機會的。她怎能統治她的女兒呢？當她的女兒明明曉得他們中間隔着四千英里，雖然瑪利亞小姐和她的引誘之鬼肉搏，每次的結果總是更糟。她為她自己想她的女兒；她想聽她的女兒說：「你是母親中最好了。」她希望她的女兒低聲地說：「恕我吧。」

當她從西班牙回來約有兩年的時候，接連發生了許多不大詳細的事實，這對於她的內心生活到有許多值得一講的。這些事實只能在書信中找出一點極空泛的提示，就是在第二十二封信裏，這信裏還包含着其他的事情，我現在盡我能力將這信的第一部份譯註出來：

「在西班牙沒有醫生嗎？從佛蘭得來的那些曾經幫助過你的那些好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啊，我的寶貝，你着了涼幾個禮拜都不醫，我們要怎樣懲戒你呢？維商先生啊，我求你使我孩子懂得理性，天上的神啊，我求你們使我孩子懂得理性。現在好了，我求你決定以後一着了涼，你就要好好地管理你自己，到牀上睡下去，在祕魯我是沒辦法的，我什麼都不能做，不要太自信了。我愛的，上帝祝福你在今天的包裹裏我附寄了點樹脂給你，這是聖都馬尼奄裏的尼姑們挨家叫賣的。這東西有沒有用我不曉得，該不會壞事的人告訴我尼奄裏呆笨的尼姑們因為吸得太勤了，連許多的香煙都聞不着。到底有用沒有用我不曉得，你試試看。」

「好好的休息，我的愛。我現在就在將這最工整的金鍊子寄給聖皇。」（她的女兒會寫信給她說：「鍊子已經好好地收到了，在嬰兒命名受洗的時候我就將它掛起來。蒙聖皇眷顧，連邀讚美，當我告訴他是你給我的時候，他教我問候你並稱讚你的鑒別能力。你一定要寄一條像這樣的鍊子給他，即刻地就寄來，由侍臣轉交。」）他不需要曉得我因為要得這鍊子竟走到圖書裏去了。你不記得在聖馬丁教堂的聖器室裏有一張像嗎？是佛勒斯基畫的，是建造這廟堂的總督和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的像，他的妻子不是戴的金鍊子嗎？我想只有這副鍊子才行。所以有一天半夜裏我就溜進了這聖器室，像個十二歲的女孩子樣爬上了衣桌，走了進去。其初那畫布到有一時拒絕我，可是畫家走向前來將我舉過了顏料。我告訴他西班牙最美麗的女郎，想找出最好的金鍊子，獻給世界上最慈悲的君王。就像這樣簡單，我們四個站在那裏閒談，站在那銀灰色的氛圍裏，那就成了個佛勒斯基。現在我不斷地想着一個更金黃的光，我不斷地注視着那宮殿。那天晚間我一定在鐵匣中消磨的，總督願意讓給我嗎？」

「可是總督又有了筋骨痛了，我就又有的緣故，因為宮庭裏諂媚的人硬說總有時候他會好的。就在聖馬可節那一天，總督想到大學裏去，因為那裏有二十二個新醫生將要入世治病。他剛離開朝廷還沒有上馬車，就叫起來，他不願去了，一步也不肯，又把他扶回去，放在牀上，他自己燃着了一枝味極佳美的雪茄煙，又派人去找潘瑞可。當我們聽着訓誨的演說的時候，多少是用拉了文的，他呢，卻從這地方最鮮紅最刻薄的嘴唇

裏聽講我們的一切事，用西班牙文。」（形娜瑪利亞仍然寫了這麼一段，雖然她剛才讀過她女兒的上一封信：「我不是多少次告訴你，教你在你的信裏，對於你所要講的要小心些嗎？裏邊總都是些諷刺。關於庫日科的「你曉得我是什麼意思」，再沒有像你的論調，這樣錯誤的了。這些話不是好玩的，就是維商在他的信裏稱讚你的這些意見。這些話會使得在西班牙的一些人同我們爲難的，你竟然這樣久沒有被趕到鄉間裏去，因爲你的不小心，我真考是替你驚奇了。」）

「在大會場裏有了一陣大擁擠，從看樓上擠倒下來兩個婦人，真是天機湊巧，他倆正跌在麥賽小姐身上。三個人都傷得很重，恐怕在一年以內要出點別的花樣。在出事的時候主席正在演說，他因爲是近視，所以也不曉得爲什麼這樣地喊叫，這樣地亂嘈嘈地講話，這樣地將身子跌下來。他以爲他是被讚美咧，鞠躬起來，這真好玩。」

「講到潘瑞可和叫采，你要曉得就在今天晚間我要和白璧特到戲園子裏去了。人都還崇拜潘瑞可；連她的年紀也不計較。人告訴我們她盡力地打扮自己，每天早晨都用鉛粉和胭脂搽在頰上。」（翻譯實在不能將這意思表示出來，這是充滿了整個西班牙文的精彩的。這個意思是在極端阿馨逢迎地讚美這女戲子，可不是不是實在的。這位偉大的女戲子這時是二十八歲；她的兩頰像黃黑色的大理石，又光澤又細膩，這特質恐怕還有許多年可以保留的。除了扮演戲的時候搽粉抹脂以外，她對於她的面部的修飾，就是每天用涼水洗滌兩次，就像個鄉間農婦在馬槽裏洗滌一樣。）「那位奇怪的人人叫他匹奧叔的，總是在她身旁。呂標先生說他不知道匹奧叔到底是她的父親呢，還是她的愛人呢，還是她的兒子。潘瑞可的扮演奇妙極了。你就是嘲笑我是個鄉下的呆子，你嘲笑好了，我總要說你在西班牙不會有這樣的女戲子的。」等等。

就因爲到戲園子裏去才生了另一樁事。潘瑞可演莫萊陀的 *Trampano Adelante* 中的李娥娜小姐，她想到戲園子裏去一趟總可以得點材料，留着寫在給她女兒的下一封信裏，所以她就決意到戲園子裏去。她帶了白璧特同去，白璧特這小女孩子後邊我們還要講到她的形娜·瑪利亞從露沙尼巷隔壁的孤兒院裏得

了她，拿她當個伴兒。這位侯爵夫人坐在她的包廂裏，呆地注視着那燦爛的劇台。在兩幕中間，照例是潘瑞可跑到幕前唱一些本地的土歌，暫時放棄她所擔演的腳色。這位懷有惡意的女戲子看見這位侯爵夫人來了，隨口唱出些歌詞，都是關於她的樣子，她的貪婪，她的醉酒，就是她女兒逃離她的事也都唱出來。全戲園子裏的人都注意着這位老婆子，觀眾的哄笑和以鄙薄的低語。可是那侯爵夫人呢，爲那喜劇前兩幕深深地感動了，幾乎可以說她沒有看見那位歌者，她只是坐在那裏，兩眼瞪視着她的面前，想着西班牙。賈芸娜·潘瑞可越發膽大起來，這裏的空氣盡變成了觀眾的嘻笑與毒罵。到後來白璧特扯了下手這位侯爵夫人的袖子，並低聲地對她說他們走吧。當他們離開了包廂的時候，觀眾們哄然大叫起來，他們勝利了。潘瑞可跳起來瘋狂地舞着，因爲她看見了後台的經理，知道她的薪金又增加了。這些事情侯爵夫人到真不曉得，老實說她倒是很滿意的，因爲她在戲園子裏的時候，想起了幾個很好玩的句子，能够使她女兒臉上有笑容，能够使她說：「真的，我的母親真有趣」的句子。

過了些時，這消息就傳到了總督的耳裏，說他們貴族中的一位在戲園裏公開地被人羞辱了。他把潘瑞可叫到宮裏去，教他去到侯爵夫人家去道歉。她得穿上黑色的衣服赤着腳去。賈芸娜竭力地辯解同交涉，而其結果是她得了一雙鞋子。

總督所以這樣堅持的有三種原因。第一，這位歌者拿了他們貴族開味了。杭卓來先生訂立了許多禮節，使得這僻陋的地方勉強可以住得，這些禮節複雜得只有少數不用思索別的人，才能够記得。他保持着他的，小貴族身分，一點很小的區別都分得清清楚楚，他以爲對一位侯爵夫人的恥辱就是對他自己的恥辱。第二，瑪利亞小姐的女婿，是個在西班牙越過越重要的人物，是可以不利於總督的，不，他簡直是有攘奪自己地位的人。維商先生是不能得罪的，就是他的半瘋呆的岳母也不能得罪。最後，總督很歡喜去屈辱這位女戲子的，他疑心她欺騙他，疑心她同一個鬪牛者或是一個男戲子要好——因爲宮庭裏的舒適，和筋骨痛須要休息，他不能曉得到底是誰，總之，這歌者漸漸地忘記了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中的一個。

這位侯爵夫人不但沒有聽見那些無禮的歌，也沒有料到女戲子會去見她。你們曉得的，形娜·瑪利亞自從她女兒離開了她以後，她唯一自慰的東西就是吃酒。在祕魯無論什麼人都吃「奇查」的，在節期的時候吃得人事不知，也不算得怎樣地丟臉。形娜·瑪利亞漸漸發覺她在熱燒中的自言自語，會使得她通夜睡不着。有一次她要去睡覺的時候，拿了個做得很精緻的酒杯子吃了一杯「奇查」。遺忘是這樣的甜美，她就偷着多吃一點，酒的力量發作了，她就騙白璧特，她表示她有了病了，她就裝着逐漸地衰弱下去。到後來她又把這些裝作的行爲完全拆穿，將她的信寄到西班牙的那些船，至多一月一次在信件打包的前一禮拜，她嚴刻地注視着當時的行政，並勤苦地研究那城市，以作寫信的材料。到了郵船要走的前夕她才寫信，寫個通夜，寫到天亮，就教白璧特將這一卷信送交郵件管理員。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她將她自己和幾瓶酒一起鎖在她自己的房子裏，以下這幾個禮拜就這樣地混過去，一點不受清醒的苦痛。到後來她再從快樂裏浮出來，再去搜羅一切，預備再寫信的材料。

就是這樣，在那戲園子裏發生事故的那天晚上，她寫了第二十二封信，就帶着瓶酒到寢室裏去了。第二天整天，白璧特在屋裏忙來忙去，很關心地警視着牀上的身子。第二天下午白璧特將她的針筒拿到屋裏來，侯爵夫人睜大着眼睛地睡在牀上，兩眼瞪視着天花板，自言自語。到了傍晚的時候，白璧特被人叫到房門口，說潘瑞可要見她的女主人。白璧特還很記得戲園子裏的事情，很怒地回說女主人不見她。這人將這回話帶到大門口，卻又吃驚地帶着消息回來了，說潘瑞可女士是有總督的信介紹她來見女主人的。白璧特輕輕地欠着腳走到牀邊，將這事告訴了侯爵夫人，瞪視着的眼睛移到這女孩子的臉上。白璧特輕輕地搖動她瑪利亞小姐費了大力量將她的心思集中在對她所說的那些話上。有兩次她又倒下去，不願聽了，可是到後來就像在大雨中下了集合令，到了夜間分散的隊伍才能集合一樣，她聚集了記憶力，注意力，及別的一些能力，並很痛苦的將手按着額，要一盤雪，雪拿給她了，她成把地將雪按在她的額上和頰上，爲時很久，好像很疲倦似的，此後想站起來，靠在牀上好久，兩眼注視着她的鞋。後來她終於決定了，擡起頭來，教將她的皮邊大衣和面紗拿

來，她穿戴好了，蹣跚地走到她的最漂亮的會客室裏，那女戲子站在那裏等她。

賈芸娜本想對她很馬虎的，假使可能的話就鹵莽一點也可以的，可是這真是第一回了，她爲這老婆子的尊嚴所懾伏了。這布昂商的女兒有時候到很能擺出孟特賣亞人的特點，當她吃醉的時候，她很有海狗巴的偉大。在賈芸娜看來那種半閉的眼睛，到很有點疲倦的權威，她開始很膽怯地說：

「太太，我是來解釋誤會的，我想你該不會誤解你到我們戲園子裏去的那天晚上我所說的一切話吧。」

「誤解誤解」侯爵夫人說。

「恐怕太太誤解了，以爲我的話是干犯你的。」

「干犯我的。」

「你不見怪你的下役嗎？你是很明瞭的，像我這樣地位的可憐的女戲子，有時候是不由自主的……很難……一切事情……」

「我怎麼能見怪呢，姑娘，我所能夠記得的就是你演得美好極了。你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你應該快樂，快樂，我的手巾，白璧特……」

侯爵夫人講這些話講得很快很漠然的，潘瑞可心裏很驚慌，她心裏羞愧得了不得，她臉紅了，後來她才

能嚅嚅地說出：

「就是在兩幕中間唱的那些歌，我恐怕太太……」

「是的，是的，我現在想起來了。我離戲園子很早，白璧特，我們離的很早，不是嗎？可是，姑娘，你真好，卻原諒我們離的很早，是的，正在你演到精彩的時候，我忘記了爲什麼我們離開，白璧特……啊，一點小病……」

說在戲園子裏的人，聽不出那些歌子的意思，是不可能的。賈芸娜只以爲侯爵夫人是出於寬宏大量，故意表示不知道。賈芸娜幾乎要流下淚來：「你太好了，不留心我那些孩子氣的話，你——我的意思要講太太



的，我不曉得。我不曉得你這樣的好，太太，讓我吻你的手吧。」

瑪利亞小姐很吃驚地將她的手伸出來。她好久沒有受人這樣地尊重了。她的鄰居，她的商人，她的奴僕——就是白璧特同她住在一起也都怕她——她自己的女兒，都沒有這樣對待過她。這使她起了一種新的心情；一種可以說是多感的心情。她變成多言了：

「見怪，見怪你，我的美麗的……我的天才的孩子，我是誰呀，一個……一個不聰明不爲人愛的老婆子，會見怪。你我覺得，我的女兒，我就像——詩人怎麼說的——隔着雲兒與天使會話似的。你的聲音不斷地啓示給我們莫萊陀的新奇。當你說：

‘Don Juan, si mi amor estimas,

Y la fe segura es necia,

Enojarte mis temores

Es no querarme discreta,

Tan seguros……’

等等——那真不錯！你在第一天末了的時候，你演的行動多麼妙。對了，你的手是這樣的。那童貞女做出這樣的一個舉動，對蓋銳說：「我怎麼能够有一個小孩子呢？」不，不，你要氣我的，因爲我告訴了你一種舉動，你將來有一天會記得使用的。是的，在那節裏你饒恕了你的糾安。真是最合適沒有了。或者我該告訴你我曾經看見過我的女兒有一天這樣做過。我的女兒是一位很美麗的女孩子……人都這樣想。你知道我的克拉華小姐嗎，姑娘？」

「她時常照顧我們，到我們的戲園子裏去。我一看見她就會認識的。」

「不要老是這樣吧，一個腿地跪着，我的孩子——白璧特告訴沙拿銳它快拿點甜餅來給這姑娘。想想吧，我們有一天會碰到的，我忘記了什麼啊，那一點也不稀奇。我們一切做母親的時常……看呀，你能够同我

坐近一點嗎？你不要相信這地方上的人的話，說是她對待我很不好。你是一個有美麗性情的偉大女子，你能够對於這些事情看得比那一般人深透些——同你講話到是個快樂，你有這樣美麗的頭髮！這樣美麗的頭髮——她並沒有溫和的熱情的性情，我是曉得這個的。可是，啊，我的孩子，她非常的聰明與嬌柔，凡是我們兩人中的爭吵很明顯地都是我的錯，她轉眼就會饒恕我的，這不是很可怪的麼？就是今天像這樣的小意見又鬧了一回。我們倆個都說了點狠心話都跑回房裏去。不久又都回來互相求恕。到後來只有一個門隔離着我們，在那裏我們對拉着門。可是到後來她……捧着我的……臉……：這樣子，用她的兩隻白膩的手。這樣子看呀！

這位侯爵夫人當她拉架子要學那祝福的姿勢，身子向前探着的時候，她幾乎從椅子裏摔下來，她滿臉流着快樂的淚。我應該說那是幻想的姿勢，因為這事情只是個再現的夢境呀。

「我很歡喜你到了這裏來。」她繼續地說，「因為現在你可以從我自己的嘴裏聽我說，她對我並不壞，不是像人所說的那樣了。聽呀，姑娘，錯處是我的。看着我，看着我，使得我做這樣美麗的女孩子的母親，這裏一定有點錯的。我真難處，我真難受。你和她都是偉大的女子，不要停止我，你是一位罕有的婦人，我只是個神經衰弱的……一個愚蠢的……一個呆笨的女人，讓我吻你的足吧。我不能夠，我不能夠，我不能夠。」

這回這位老婆子真從她的椅子裏倒出來，白壁特把她扶起來，將她送回她的牀上。潘瑞可在驚惶中走回家去，坐下來眼瞪視着鏡子裏的自己的眼睛好久，她的手掌託着腮。

其實看見這位侯爵夫人痛苦的時候最多，還是她的小伴侶白壁特。白壁特是個父母俱死了的小孩子，是由利瑪的奇特的天才曼德·瑪利亞住持撫養大的。祕魯的這兩位偉大的女子（如歷史的表示的）會面的時候，就是在彭娜·瑪利亞去見露沙尼菴的住持，要求從孤兒院裏領養一個良好的女孩子作伴侶的那一天。這位住持的眼睛死盯着這位奇特的老婆子，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也不十分聰明了。曼德·瑪利亞本來能够不顧恥辱與呆蠢地和可憐的人們表示同情，可是對於孟特賣亞侯爵夫人的要求一個人卻

時常地加以拒絕，她問了她許許多多的問題，問過之後又加以考慮，她想給白壁特一個住在宮殿裏的普通經驗，她也想逼使這老婆子有用於自己的事業，她滿心裏都是尊嚴的怒意，因為她知道她是在瞪視着一個祕魯最有錢的，也是一個最盲目的婦人。

她也是一個因為愛上了某種思想而情願犧牲一生的人，那種思想乃是一種在文化史上指定出現之前幾百年的思想，她立志與她的頑固的時代相抗，想使女性也有一點尊嚴，在夜半的時候，將菴裏的帳目都加好了之後，她就要幻想到一個時代，那時代，女性都組織起來以保護女性，婦女們奔走，婦女們做廝僕，她們老了或是有病的時候服侍的還是婦女，都是些她從波多、基礦、穴裏或織布工廠裏發現的婦女，都是些在雨夜的時候她在大門口外邊拾來的女孩子，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又得和事實見面，那事實就是所有祕魯的婦女，就是她的那些尼姑們也是這樣，都在兩種信念中過日子：第一，凡是她們所遭遇的困苦，都是因為她們們不十分漂亮，不能吸引着男人們的心，不能抓着他們，教他們來供給她們，維持她們的生活；第二，男人們的撫愛，是值得世界上一切的困難的，別的地方她都不曉得，她曉得的就只是利瑪的環境，所以她以為這一切的腐敗，是人類正常的情形，從我們這世紀回看的時候，我們知道她的希望是完全錯誤的，像她這樣的婦人就是有二十個，也不能使這時代有什麼印象，可是她卻繼續地努力地做她的工作，她就像那寓言裏的燕子，每一千年搬來一個麥粒子，想把它積成山，高與戶齊，這樣子走到月宮裏去，這樣的人每一個時代都有的，他們總是很頑強地繼續搬運麥粒子，旁觀的人的冷嘲熱罵，在他們看來卻是助威叫好，我們說：「他們穿的多奇怪！」「他們穿的多奇怪！」

她的平坦的紅臉有很大的和氣，比和氣更多的是理想，比理想更多的是幹才，她的一切工作，她的醫院，她的孤兒院，她的尼庵，她的陡然的解救人的奔走都需要錢，僅僅做好事而不要錢也沒有，更說你好的，她只好眼看着她犧牲了她的和氣，幾乎也犧牲了她的理想，而從事於幹才，從教會裏的上司得點補助費，那次鬪爭真激烈得可怕，利瑪的大主教以一種他所謂萬籟的恨惡恨惡她，並認她的不去見他，乃是將死者的賠償。

近來她不但覺得衰老的氣息吹在她的頰上，她還有一個更嚴重的警告，恐怖襲擊了她的全身，不是爲她自己，而是爲她的事業，在祕魯的人有誰個重視這事業像她那樣重視的呢？有一天，太陽剛出來，她就爬起來，很快地從她的醫院跑到她的尼庵，從她的尼庵再跑到她的孤兒院，想找着一個人可以做她的繼續者。她從一個無表情的臉再看到一個無表情的臉，有時候也稍爲停留一下，有點希望，可是不能確信。在天井裏她碰見了一羣女孩子在那洗布，她的眼睛即刻地落在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的身上，這女孩子正在指揮那些水槽邊的女孩子，同時她又對她們指手畫腳地很起勁地在覆述利瑪的聖羅司活着時的一些不大靠得住的奇事，因此這一次的尋找到了白璧特就停止了。想教育成一個偉大人物在任何時候本都是很難的，而在猜忌的多感的尼庵裏就不得不採取一種扭曲的辦法。白璧特須要做那院裏最討厭的事，因此她對於這院裏的一切行政才可以明白。這位女住持到甚麼地方去，她得陪着，就是看守雞蛋和蔬菜也是這樣。有時候出其不意地，也不問在什麼地方，這位女住持會突然地出現了，就向她囉唆地敘述起來，不僅是些宗教的經驗，就是怎樣應付婦女，怎樣佈置傳染病的病身，怎樣向人要錢，統告訴她。有一天教白璧特到瑪利亞小姐那裏去，去做那侯爵夫人的伴侶，這也是訓練白璧特偉大的一個步驟。頭兩年她只是閒或地在下午到那裏去，可是到後來就到那裏住下了。人沒有教過她，教她希望獲得快樂，她的新地位的不便，不說是可怕了，在她覺來也不是十四歲的女孩子做不了的。就是在那裏，她也不疑惑那尼庵住持是在那房子上邊翱翔着，等到什麼事來傷害她不能鼓勵她的時候，她覺得那住持總是在她的旁邊看着她，知道這些困難的。

白璧特有幾個困難很不好處，就如這屋裏的僕人們乘着瑪利亞小姐有病，就在這屋裏隨便開房間留他們的親戚居住；他們很自由地偷竊東西，只有白璧特反對他們，因此她很受了點作弄，很受了點言語。她的精神，同樣地也有點苦痛，當她陪着瑪利亞小姐到城裏去做事的時候，那老婆子總是想跑到一個禮拜堂裏去，因爲那老婆子雖然不信宗教是一種信仰，卻相信宗教是一種魔術。那老婆子會對她說：「你在這裏站在太陽底下，我的好孩子；我一會就出來了。」瑪利亞小姐站在祭壇前，在幻想中忘記了自己，會從別一個門走

出這教堂的。白璧特是受過曼德·瑪利亞的訓練的，絕對的服從，過了幾點鐘之後，她才跑進了那教堂裏去，看看她的女主人實在不在了，就是這樣，她還是跑到街拐子站着，直等到上燈的時候，她這樣地在公共的地方等着，她忍受了一個小女孩子自覺的一切痛苦，她穿的還是孤兒院裏的制服（瑪利亞小姐只要一分鐘地想到這就會替她換的），她彷彿看見許多男人瞪着眼睛看她，並且低聲地耳語——這有時候到也不是幻想，這種痛苦她也忍受着，她的心也一樣地忍受着，因為確有着幾天瑪利亞小姐會徒然地覺得有她在，會同她，她很慈和地很滑稽地閒談，有幾點鐘她將她的書信裏所具有的精美情緒統統表示出來，可是，到了第二天，她又變成了她那老樣子，雖是從來不相慕，卻總是不近人情，瞧不着她，白璧特要發展的希望和感情，就在剛要發芽的時候又被摧殘了，她欠着腳跟在這房裏走來走去，靜悄悄的，很糊塗的，只死抱着責任的觀念，和對於派她來這地方的曼德·瑪利亞，她的聖母表示忠誠。

最後又有一個新的事故發生，這個事故對於這位侯爵夫人和她的伴侶兩個人的生活發生很大的影響：「我的親愛的母親，」她的女兒寫給她，「天氣這樣的困人，說果園和花園都開了花了，更使得我難受，要是花沒有香氣呢，我也可以要的，因此我要要求你允許我寫給你較平常更短的信，假使維商能在郵差未走之前回來，他一定很歡喜地寫完這信紙，供給你我的一些瑣碎事情，似乎你很喜歡聽的，我本想在本年秋天到普羅文司的格銳南去的，現在不行了，因為我的小孩了要在十月初生的。」

什麼孩子，侯爵夫人靠在牆上，克拉華小姐早已知道這個消息會使她母親又發生許多囉唆的，所以很隨便地提一下子，心想這樣總可以減少一點囉唆，這種計劃是失敗了，回信就是那很著名的第四十二封信。現在這位侯爵夫人到底有點事情掛了她的女兒將要成爲個母親了，這個事只使得克拉華小姐厭惡，卻使得這位侯爵夫人起了一種新的情感，她成了個醫藥知識和醫藥單方的搜尋者，她去見這全城裏的聰慧的老太婆，在她的信裏就將這新世界裏聰明人的智慧統統寫在裏邊，她現在極端地迷信了，爲保護她的孩子，她禁止使用許多東西，禁止做許多事情，她不許在她的家裏有一個結子，她不許她的婢女將頭髮縮

起來，她在她自己身上藏了許多很可笑的易產的表物，在樓梯上凡是雙數的梯步都用紅粉筆畫了記號，假使有一個女僕，無意地踏上一個雙數的梯步的時候，她會大哭起來大叫起來將這僕人趕走。克拉華小姐是在惡意的自然的手中，這自然是有權柄向它的子女凶惡地開玩笑的。有一種贖罪禮，多少代的農婦們都在這裏邊得了安慰。作證的人非常多，都確切地說這裏邊是有點真理的。至少總沒有什麼害處，也許有點好處的。可是這位侯爵夫人並不僅以這種異教禮式為滿足，她又研究了基督教的規條。天還黑她就起來，在街上蹣跚地走着，去參加最早的祭奠。她神經昏亂地突然抱着祭壇邊的欄杆，想從那華美的小偶像得點微兆，只要一點微兆，一點笑容，只要那蠟製的頭稍微地點一下，一切都好嗎？可愛的，可愛的聖母啊，一切都好嗎？

有時候，在一天的這樣瘋狂的祈禱之後，她心裏充滿了反抗的思想，自然是毀的。上帝是不管這些事的。人是沒有力量可以更改法則的進行的。因此到了什麼街拐子，她不走了，失望得頭暈，靠在一面牆上，好久好久地脫離了這個沒有辦法的世界。可是不久又從她的心深處湧起一種信心，相信一個極大的可能，即刻地跑回家，將她女兒牀上的燭又點起來。

到後來，關於這件事，終於要採用祕魯民間以為最高貴的禮式了：她要巡禮到魯山堡的聖瑪利亞廟。假使進香真有功效的話，那一定是進香於這個大廟的。這地方有過三種宗教，是很神聖的；就是在印加斯文化以前，愚魯的人們，就住在山洞裏，自己用鞭子抽打自己以逼取天意。這位侯爵夫人坐在轎子裏就是對這地方去的，走過聖路易橋，走過許多小山，一直對那婦女們腰裏繫着寬大的帶子的城裏去，對那行動很慢，微笑得很慢，一個寂靜的城裏去；對那空氣很清冷的，冷得像許多泉源的水似的城裏去；對那充滿了柔和的好聽的鐘聲的城裏去，鐘響着，在鐘聲裏大家繼續着作最快樂的爭辯。假使在魯山堡的地方有什麼懊喪的事發生了，那種愁苦多少要受那安梯山豐富的內容及流盪在大街邊道上的快樂空氣所同化。因此這位侯爵夫人剛才看見那邊很遠的，在那最高峯山腰裏的那地方的白色城牆的時候，她的手指就停着不數念珠，而在她的嘴邊上的禱告，因恐怕而行的禱告，卻也陡然地停了。

她並不到旅館裏去，她將她們住宿的問題交給白璧特去辦，她一直走到教堂裏去，跪了好久，兩手輕輕地拍着，她在傾聽着她心裏新起的神意，也許到了時候，她就會知道讓她的女兒和她的神去料理他們自己的事吧。她並不厭煩穿着破補衣服的老婆子的囉唆，那老婆子是賣燭與佩章的，從早到晚，講的都是錢經。有一個好管閒事的聖器管理員爲一點事物想捐一點錢，她也並不討厭他，那管理員出於惡意地教她換個地方，說他要將地板上的那塊磚整理好，她立即跑出來到太陽光底下，坐在泉的石級上，她看着一小隊病人慢慢地繞着花園走，她看着三隻蒼鷹在天空盤旋地飛着，在泉邊玩耍的孩子們瞪着眼睛看她好一會，都吃驚地跑了，可是有一個拉馬（一個女人，長頸子，美而淺的眼，披着個太重的皮坎肩，從那無數的石級婀娜地走來）來到她面前，並獻給她一個絨似的兩分的鼻子，教她摸，這個拉馬非常高興圍繞着她的那些男人們，她簡直很歡喜去裝着也是像他們那樣，子的一個男人，很歡喜地去將頭也伸在他們當中，參加他們的談話，就像不久她就會擡高了嗓子貢獻一個微小而有用的批評似的，轉眼之間，形娜·瑪利亞就爲這些女拉馬所圍繞，這些女拉馬似乎要問她爲什麼那樣地拍手，她的面紗一碼要值多少錢。

形娜·瑪利亞已經佈置好了，只要從西班牙一有信到，即刻就由一位專差送給她，她從利瑪慢慢地走出來，就是當她坐在這地方的時候，由她的田莊跑來一個孩子，遞給她手裏一個大包裏，用羊皮紙包的，封包裏的紙還綴了幾塊不住地搖擺着，她慢慢地將包裹拆開，以一種很頹喪的樣子，她先讀了她女婿的親愛的快樂的信，然後再讀她女兒的，裏邊充滿了傷人情感的話，是說得很漂亮的，似乎就是在給痛苦與讀者才說這些話的。每句話都是由這侯爵夫人的眼看見，很小心地以懂得與饒恕將它包裹起來，然後直沉到她的心裏。到後來她站起身來，很客氣地將這些同情的拉馬解散了，帶着一副森嚴的面孔又回到廟裏去。

當瑪利亞小姐在廟裏和在那地方消磨那天下午的時候，白璧特就在收拾她們的住宿地方，她告訴搬夫將那大柳條籃子放在什麼地方，她打開了祭壇，銅盆，帳幔，和克拉華小姐的像，她又下了樓跑到廚房裏去，詳細地告訴廚子那種湯是怎樣做的，那湯是侯爵夫人一定要吃的，她又回到房裏去，在那裏等，她決定寫一

封信給住持。她拿起羽筆來呆了好久，眼瞪視着遠處，嘴唇顫動着。她看見了曼德·瑪利亞的臉，這樣地紅而醜陋，她看見了她的神奇的黑眼睛，她聽見了她的聲音，像在飯後的時候（這個無父母的女孩子坐在那裏，眼皮低垂着，兩手互相握着。）她推斷多少天的事情，在這燭光之下，她彷彿站在醫院裏許多病牀中間，宣佈夜間應當思考的問題。可是白璧特記得最清楚的，卻是她和住持的陡然會面，和她討論她的事業的責任。住持同她說話，就如和一個同她住持一樣的人說話似的。這種言語對於一個聰明的孩子是很難懂的。很奇妙的，曼德·瑪利亞卻誤用它了。她不問白璧特的年紀有多大，她卻開展了白璧特的眼光，教她應該怎樣想，怎樣做。她也不想就將她自己的整個性格轉給了白璧特，就像周逆泊對於塞密莪似的。白璧特害怕起來，知道自己沒這本事；可是這她只藏在心裏，不講。她只哭。後來這位住持就將這孩子送到這裏來受長期的寂寞的訓練，在這裏白璧特總是不願意信她是被丟棄的。現在呢，在這奇怪的羣山裏的奇怪旅館裏，地位的高使得她頭昏，她卻渴想有活的人到她的面前來，這是她一生中唯一真實的東西。

她寫了一封信，塗了許多墨水，文也都不銜接。她又跑下樓去看新炭和去嘗那湯的味道。

侯爵夫人走進來坐在桌子旁邊。「我不能再做什麼了，要怎麼着就怎麼着吧。」她這樣地低語着。她從她的頸子裏解下她迷信的辟邪符，丟到那火光熊熊的炭盆裏。她有一種特別的思想，她禱告的太勤了，得罪了上帝，因此她現在很間接地對上帝說這些話。「終究還是操在人家的手裏的。我一點的用途都沒有。要怎麼着就怎麼着吧。」她坐在那裏好久，她的手掌託着腮，頭腦子空洞着。她的眼落在白璧特的信上。她機械地將它拆開讀起來。她讀了一大半之後她的注意力才開始知道這些字句的意思。「……可是你若愛我並且希望我同她住在一起的話，這當然不算什麼。我不該告訴你的，就是那些壞的臥房使女時常地將我鎖在房裏去偷東西，也許我的女主人以為是我偷的。我希望她不這樣想。我希望你的身體很好，在醫院裏或在無論什麼地方都不遭遇困難。我雖不能見你，我卻時常想着你，我記着你所告訴我的一些話，我的親敬的聖母啊。我只想做你所歡喜的，你允許我回到尼菴裏去住幾天嗎？假使你不願意教我回去的話，這當然就算了。」



我在這裏是非常的寂寞的，不同任何人說話，什麼事也都不談。有時候我想你忘記了我了，你若是能抽出一點點的時候寫給我一封小信或是別的東西，我能够保存它的，可是我也曉得你是非常忙的……」

形娜·瑪利亞不向下唸了，將她信疊起來放在一旁。在那個時候她充滿了嫉妬，她渴想着完全控制一個人的靈魂像這位尼姑所控制的。她最希望的是回到這種愛的真誠，丟了她時常帶有的驕矜和虛榮的費物。想着平靜了自己紊亂的思想，她拿起一本教會裏的書，想使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字句上。過了一時，她陡然覺得她要重讀那封全信，假使可能的話，看可能找出這許多幸福的神秘。

白璧特回來了，手裏捧着菜飯，後邊跟着一個使女。瑪利亞小姐從她的書本子上邊看着她，就像看着一個從天上降下的仙女一樣。白璧特欠着腳跟在房裏走來走去，舖桌子又低聲地吩咐她的助手。

「你的飯好了，太太。」她終於這樣說。

「可是我的孩子，你同我在一起吃吧。」在利瑪的時候白璧特總是陪着她的女主人在桌旁坐着。

「我想你很疲倦了，太太。我在樓下已經吃過了。」

「她不想同我在一起吃。」這位侯爵夫人心裏想。「她知道我，她拒絕我了。」

「你要我高聲地唸書給你聽嗎，太太。當你吃飯的時候。」白璧特問，白璧特覺得她做錯了一件事。

「不要，你要是願意你睡覺去好了。」

「謝謝你，太太。」

瑪利亞小姐站起身來走到桌旁，有一隻手放在椅背子上。她遲疑地說：「我的親愛的孩子，明早我要送一封信到利瑪去，你要有信的話，可以同我的裝在一起的。」

「不，我沒有信。」白璧特說，她又匆忙地加上幾句：「我要到樓下去，替你去拿新炭。」

「可是，我的親愛的，你有一封寄……曼德·瑪利亞的，你不要……」

白璧特裝着很忙地在弄那炭盆。「不，我不寄它了。」她說。此後靜默了好久，她知道在她們倆都不說話

的時候，那侯爵夫人正迷惘地注視着她。「我改變了意思了。」

「我曉得她會很歡喜有你一封信的，白璧特會使得她很快樂的，我曉得。」

白璧特的臉紅起來，她大聲地說：「旅館老闆說到晚上新炭就可以拿來了，我來告訴他們教他們現拿上來。」她急急地看了那老妻子一眼，她看見那老妻子還是以大而憂鬱的疑問的眼睛注視着她，白璧特覺得這不是所講的事了，這位奇怪的妻子似乎還未放鬆這樁事，所以白璧特很願意再給一個回答：「不，那是一封壞信，那不是一封好信。」

瑪利亞小姐喘息着說：「怎麼，我的親愛的白璧特，我以為那是很美麗的，相信我吧，我是這樣想的，不，怎麼會使它成爲一封壞信呢？」

白璧特皺了眉，想找出一句話來結束這件事。

「這不……這不……勇敢。」她說，她不願再說了，她將那封信拿到她自己的房裏，可以聽見她是把它撕了，她爬上牀睡在那裏，兩隻眼瞪視着黑暗，她仍然是很不舒服的，有這樣子的談話，而瑪利亞小姐呢在餐桌旁邊坐下來，很驚訝的。

她對於生命與戀愛從不曾有過勇氣，她這眼睛搜索她的內心，她想起了她的辟邪符，她的念珠，她的醉酒……她想起了她的女兒，她記得她們間很長的關係，裏邊充滿了各種的裂痕，強逼出的會話，幻想的鄙視，不巧的信心，拒絕與漠視的責怨（可是那天她一定瘋了，她記得她拍着桌子）：「這可不是我的錯啊。」她叫着說：「我那樣子，可不是我的錯呀，那是環境的關係，我就是那樣長大的，明早我要開始一個新生活了，等着瞧吧，啊，我的孩子。」她竟然將桌上的東西收拾淨了，坐下來寫她自己以爲是第一封信的，她的第一封高興的，裏邊盡是些錯誤和拼錯字的信，她想起來很慚愧的，在前一封信裏她還很可憐地問她女兒怎樣地愛她，並且很貪婪地援引上一些吞吞吐吐地可愛的話，這是克拉華小姐近來對她說的，瑪利亞小姐記不得那些話了，可是她能寫點新的，自由的而且是慷慨的，沒有人認它裏邊是有錯誤的，這就是著名的第五十六封

信，在一般的辭典家認為是僅次於哥林多人的作品的，就是關於「愛」那一段不朽的文字：『在世界上成千成萬的人中我卻同你一生地相遇了，我的孩子……』等等。她寫完信的時候天快亮了，她將向晒台的窗子打開，看着在那安梯山上邊閃爍着的一羣大星，雖然很少人聽見，可是一個整夜，天空裏都因為這些星宿的唱聲而響亮着。她拿了一枝燭到隔壁的房子裏，看着那正在熟睡的白璧特，又用手將這女孩子臉上的汗濕的頭髮向後掠去。『現在讓我活着吧，』她說。『讓我再重來。』

兩天後他們回利瑪去，當他們過那聖路易橋的時候，他們就碰着了我們知道的那樁意外之事。

## 第三部 艾斯梯班

有一天早晨，在露沙尼巷的大門外，丟有一個籃子，裏邊還有兩個學生的男孩子。奶媽還沒有來之前，就替他倆起了名子，可是名子沒有什麼用，就和我們的名子對於我們沒有什麼用一樣，這兩個孩子就沒有人能够分得開，也沒有法子曉得他們的父母是什麼人，可是利瑪人閒談的時候，因為看見他們長大了，都是那麼麼樣地昂藏，那麼樣地靜默和嚴肅，總都說他們是凱斯鐵力人，不說是這一個貴家的子孫，就說是那一個貴家的後代。同他們最接近，幾乎就算他們的保護人的，就是這尼巷的住持了。曼德·瑪利亞本來恨一切男人的，可是她漸漸地歡喜滿奴和艾斯梯班起來。在下午很晚的時候，她總把他們教得她的辦公室裏，從廚房拿出餅來給他們吃，又講給他們許多故事，像關於遠得及猶大馬開拔的或是哈萊昆的三十六個災難。她漸漸地愛他們，她時常瞪着眼睛注視他們的黑而又憂鬱的眼睛，想看看他們長大成人的時候，有沒有那些特性。那些使她在裏邊工作的世界成爲極醜極賤的東西，他們就在這尼巷裏長大，直到他們的出現，已使巷裏靜修的尼姑們，感覺有點不安和不便的時候才離開。自那以後，他們就和這地方的一切聖器房發生關係；他們剪齊修道院裏的檯籬；他們拭亮各種十字架；他們每年一次地將各教堂的天花板用濕布洗刷一次。利瑪人都很知道他們的一看見牧師匆忙地在大街上走着，帶着那尊貴的東西跑到一個病人的房裏去的時候，後邊總跟着一個人，不是艾斯梯班，就是滿奴和手裏提個香爐。當他們又大些的時候，他們不願過這教會裏的生活。他們逐漸地就以寫字作生活。在這新世界裏只有幾部印刷機，所以他們倆個不久都混得很好，替戲園子寫喜劇，替大衆寫歌謠，替商人寫廣告。他們更是音樂隊隊長的書記。

因為他們沒有家，因為他們是學生的兄弟，因為他們是女人們撫養大的，他們總是靜默的很，一句話不說，他倆的心裏關於他倆的面貌一樣，都存有一種奇特的羞恥心，他倆的一樣永遠是人的批評和玩笑的對

象，可是他們還得住在這樣的世界。這對於他們並不開心，他們對於人們的嘲笑頑鈍地忍受着。自從那年他們剛學會說話的時候，他們就發明了一種秘密的言語，不但句子的結構，不依照着西班牙的文法，就是字詞，也不大採用西班牙的字彙。當他們獨自在一塊的時候，才用這個話，在人面前，除非是緊要的時候，他們才乘着空低低地說牠幾句，否則是不說的。利瑪的大主教到是假語言種家；他些微地涉獵了點語言學，他卻列出一個很精貴的字母音由拉丁文變成西班牙文及由西班牙文變成印第安西班牙文的表。他收藏了許多本奇特的文學作品，預備年老的時候，回到他的沙溝威域外的別墅裏拿來消遣。因此，有一天他聽見人說到這兩位孿生兄弟的祕密話，他就寫了字叫他們去。當他問他們餅，樹，我曉得了，我早就知道了，怎樣講的時候，他倆只是在他的書室裏華貴的地氈上站着，恭恭敬敬地。他們不曉得爲什麼那種經驗對於他們那樣可怕。他們心裏痛起來。這位大主教的每個問題後面，總是跟着很長的受了驚似的靜默，直到後來不曉得是那一個才哼出一個回答來。這位大主教想了一會，以爲他倆在他這樣大人物之前，在這樣華貴的房間裏頭，他們嚇昏了，可是到後來，他自己亦作難起來，他覺得他們極厭惡到他面前，於是又很懊惱地教他們走了。

這個言語就是他倆極端相像的標識，正像屈辱一個字不能夠十足地描寫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那天晚間在魯山堡旅館裏的精神轉變，「愛」這一個字也不能夠十足地描寫這靜默且以爲羞恥的這弟兄倆個的相似。他倆個不大講話，就是少講幾句，也是關於衣食和工作的瑣碎事情；他倆個都有個奇怪的憎惡心，他不看他哥哥，他不看他弟弟；他倆個有一個默認的決定，在這城裏他倆個不要在一個地方露面，不要去做同樣的事。雖然不走一條路。這裏邊有什麼關係呢？可是同時他倆又互相需要得很切，時常產生些奇事，就在酷熱的夏天乾燥的天空裏產生閃電一樣。他倆都不覺得，可是他倆的生活中時常有互相感應的地方，一個回家，那一個還隔着幾條街就知道他的兄弟在回家了。

他們突然地厭倦了這寫作的生活。他們跑到海邊找了一樁事，替船家上貨卸貨，他們同印度人肩靠肩地在一起工作並不覺得羞恥。他們趕牲口到各省去，他們摘果子，他們當渡夫，他們總是很靜默的。他們的嚴

肅面孔因爲這些苦工而有男子漢在走江湖的人的氣色。他們的頭髮是不大鬚的，在黑頭髮下邊他們的眼晴向上望着，似乎是吃驚而微帶一點陰沉。除了他的弟兄以外，全世界都是疏遠的奇怪的仇視的對於他們。可是到後來第一個陰影落在這團結上，降落這陰影的就是女人的愛。他們又回到了這城裏來，又替各戲院寫作東西。有一天晚間，戲院的經理知道他們很窮，就讓他們免票進去。他倆對於所看見的所聽見的都不喜歡。就是言語在他倆看來也都是靜默的低級形式。詩是多麼無用呵，詩又是言語的低級形式。所有一切的尊榮，名譽，愛的火的文章，一切關於烏兒，勇士，錫蘭，玲寶的詩歌都在退化。在文學的面前，他們有這種同樣朦朧的理解。這種理解在一個批評家的眼睛裏邊曾激亂過一時，可是他們還是很忍耐地坐在那兒，眼睛睜地看著那些很亮的燭和那些值錢的衣服。在這喜劇的兩幕當間，那個充當潘瑞可的走到幕前去扮演，穿上十二個裙子，就在幕前跳舞。艾斯梯班還有點東西沒有抄好，也許這是扯謊，很早就就回家去了，只有滿奴和留在那裏。潘瑞可的紅襪子和紅鞋給他一個印象。

弟兄兩個都拿着稿本在劇台後面的鯢鯢樓梯上跑上跑下。他們在那兒看見一個易於激怒的女子，穿着一件污穢的緊身馬甲，在一張鏡子前縫補她的襪子。這時候她的劇台指導高聲地讀她要記得的劇文。她看見了這兩個孩子，她將她驚奇的眼光注視着他們有好一會，即刻地臉上佈滿着快樂的認識的神情。她知道他倆個是雙生，她就拖他倆個到房裏去，教他倆肩靠着地站着。她很快樂地很小心地很頑皮地將他倆個的臉仔細地看了一遍，到後來她將她的一隻手放在艾斯梯班的肩上，她叫着：「這一個年青些！」這是幾年前的事了，他們弟兄倆個從來沒有回過想的。

從此以後，滿奴和的差事似乎總是引着他走那戲院過。在很深的夜裏，他總是在她的更衣室窗戶下邊那樹林裏徘徊。滿奴和受了女人的迷這到不是第一次（弟兄倆個都得到過女人，時常的得到，尤其是當他倆在海岸做工的時候；可是都是很簡單的很呆板的。）可是他的意志和想像這樣地受了激動，到不能不說這是第一次了。他的性情本來是很單純的，他本來與愛情和快樂是絕緣的，這都是他的好處，可是現在他都

失去了快樂不是像吃飯那樣地單純的；這裏頭是雜有愛情的。現在正是他開始發狂似地忘卻自己，開始漠視一切事物的時候，他的活躍的思想只是縈繞着他愛的人，他的熱烈的內心生活集中在這位潘瑞可身上，這種情感要是敦潘瑞可曉得了，潘瑞可一定很驚奇而討厭的。滿奴和的戀愛到不是從那個文學作品裏學來的。五十年前一個最刻薄的法國人說：假使一個人沒有聽講過戀愛的東西，他絕不會戀愛的，這話可說不到滿奴和。滿奴和沒有唸什麼書；他只到過劇場裏一次（在這些地方總是說戀愛是神聖的）至於他能夠聽到的祕魯酒店裏的歌，又不像西班牙的歌，很少歌詠對於一個理想婦人的情感的熱戀。當他一再自言自語地說，她美麗，有錢，非常聰明，是總督的情婦的時候，他並不因為這些使他不能和她接近的條件，而消滅他對於她的驚奇和熱愛。因此他在黑暗中倚在一棵樹上，將他的指節放在嘴裏，靜靜地聽着那高聲的心的跳動。

可是艾斯梯班對於他自己過的生活已經感覺到很充實。在他的想像中已經沒有餘空可以安插下一個新的心情，這不是說他的心襟沒有滿奴和那樣的闊大，只是說他的心是更單純罷了。他現在發現了那任何人都沒法補救的祕密，就是在最完全的戀愛中，總有一個人愛對方，不能像對方愛他那樣的深摯。世上有兩個人同樣的善良，同樣的稟賦，同樣的漂亮，可是從來沒有兩個人互相愛戀得不差分毫的。所以艾斯梯班在他們房裏那個燭淚長流的燭兒旁邊坐着，將他的指節放在嘴裏，很奇怪地想到為什麼滿奴和這樣地改變了，為什麼整個的意義脫離了他們的生活呢？

有一天傍晚，滿奴和正在街上走着，忽然有個小孩子攔住了他，告訴他潘瑞可教他即刻地就去見她。滿奴和轉過身就對那戲院裏去。他很嚴肅地很冷靜地一直走進那女伶的房裏去，站在那裏等着。賈芸娜想請滿奴和替她做點事，她想事先她應該說幾句客氣話，可是她還是梳那披在她面前桌子上的很美的假髮，連停都不停。

「你替人寫信，不是嗎？我請你替我寫一封信，請你進來。」

他向前走了兩步。

「你一次也沒有來看過我，你們弟兄兩個都沒有。這到不像西班牙人了。」——意思沒有禮——「你是那一個，是滿奴和還是艾斯梯班？」

「滿奴和。」

「很好。你們弟兄兩個對我都不好。沒有一個來看過我。我整天坐在這裏學那乾枯無味的戲文，除了一些販子以外，沒有一個人來看我。因為我是個戲子，不是。」

這些話並沒有什麼藝術，可是在滿奴和聽來，已經是說不出的複雜有味了。他只是將他在長頭髮陰影下的眼睛死釘着她，讓她繼續地講下去。

「我要請你替我寫一封信，一封非常秘密的信。哦，我現在曉得了，你不高興我，那我教你寫一封信，不是等於在酒店裏高聲地唸給人聽麼。你那樣子是什麼意思，滿奴和你是我的朋友嗎？」

「是的，太太。」

「滾吧，叫艾斯梯班來，你講『是的，太太』都不像個朋友講的。」

「靜默了好久，她擡起頭來：『你還在這裏，無友誼的。』」

「是的，太太……你可以相信我替你做一切事……你可以相信……」

「假使我請你替我寫一封信，或者是兩封，你能答應我不將信裏的內容告訴任何人，就算是你寫的。」

「是的，太太。」

「你向誰發誓——向聖瑪利？」

「是的，太太。」

「還向利瑪的聖羅司的心發誓。」



「那你講好了，滿奴和人都要以為你呆得像條牛樣的。滿奴和，我很生你的氣的，你並不呆，你不像個呆子。請你不要再說『是的，太太』，不要裝呆吧，不然我就叫艾斯梯班來了。你怎麼着的？」

這時候滿奴和才用西班牙話很用力地說：「我向童貞的瑪利和利瑪的聖羅司的心發誓，凡是關於信的一切，一定保守祕密。」

「就是艾斯梯班也不告訴的，」潘瑞可很快地接着說。

「就是艾斯梯班也不告訴的。」

「哎，這才對。」她教他到一個桌子旁邊坐着，那些文具早已擺在桌上了。當她唸的時候，她在房裏走着，皺眉，搖擺她的屁股。她的兩隻手揆着腰，她像挑戰似地將她的披肩緊裹在她的肩上。

「賈芸娜·潘瑞可吻你老爺的手，說——不行，再拿一張紙重寫。」密凱勒·菲麗迦太太那位藝術家吻你老爺的手，說：我成了你老爺相信的那些嫉妬而扯謊的朋友的犧牲品了，你老爺這種的懷疑與嫉妬，我不願再忍受了。我平常很重視你的友誼的，我從來沒有犯過，也沒有想到過去做對不起你的事，可是現在我不願再和誹謗鬪爭了，你總是好相信這些誹謗的話。叫着潘瑞可的藝術家菲麗迦太太現在把你老爺贈她的一切禮物退回，免得引起回憶，因為你既不信任她，她要這些東西實在沒有什麼趣味。」

賈芸娜在房裏繼續地走着有幾分鐘之久，一心地在思索，她一眼都不看她的祕書，她又吩咐說：「再拿一張紙。」你瘋了嗎？不要再想給我第二個刺激了。這個已經使我苦痛極了。上帝保護你，我的小馬。星期五晚間，還是那地方，還是那時候。我也許稍為遲到的，因為那個狐狸監視着我。」完了。」

滿奴和站起來。

「你發誓你沒有寫錯。」

「是的，我發誓。」

「這是你的錢。」

滿奴和拿了錢。

「將來我還要教你替我寫信的，多着咧。往常都是我的匹奧叔替我寫的；可是這些信我不願教你曉得，再見。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你。」

滿奴和下了樓，在樹林中站了好久，也不想，也不動。

艾斯梯班曉得他的哥哥整天想着潘瑞可，可是他不知道他哥哥已經見了她。此後兩個月時常有個小孩子很急地跑到他的面前來，問他是滿奴和還是艾斯梯班，告訴他是艾斯梯班的時候，這孩子就說戲院裏叫滿奴和。在艾斯梯班以為是叫滿奴和去抄什麼東西的，所以在一天夜間有一個人跑到他們家裏去，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那幾乎是在夜半，艾斯梯班已經睡在牀上，身上蓋着毛毯子，他的兩隻眼卻釘着他哥哥身旁的燭，他哥哥在工作。有人輕輕地敲門，滿奴和開了門，讓進來一個婦人，臉上有厚的面紗遮着，喘着氣，神情很激亂的。她將面紗拉開，很慌張地說：

「快點，拿墨水和信紙。你是滿奴和吧，是不是？你得即刻替我寫一封信。」

她的眼光忽然落在從牀角死釘着她的兩隻光明的眼睛。她低聲地說：「你……對不起你。我知道現在是很遲了。可是一定要……我不能不來。」她又轉身向滿奴和，在他的耳邊細聲地說：「寫這個——我，潘瑞可，是不慣於在幽會的場所等人的。」你寫完了嗎？「你只是個豬羆，比你好的鬮牛者多咧，就是在利瑪也有。我是有一半像凱斯鐵力人的，在這世上沒有還比我好的女戲子了。你不會再有這樣機會——寫到這裏沒有教我等你，豬羆，末了我要大笑一場，因為就是一個女戲子也不會像一個鬮牛者老得那樣的。」

在陰影中的艾斯梯班看來，賈芸娜依在他哥哥的手上，又向他哥哥耳語，這是十分明顯地在他倆人中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情感結合，這是他永遠不會曉得的。他像漸漸地消滅了似地，愈過愈小，愈沒有人需要

他。他又看了那戀愛的情景一眼，他覺得他是樂園所驅逐的人。他轉過臉來對着牆。

這信剛寫好，賈芸娜就搶在手裏，順着桌子把錢推過來，在黑花邊紅珠子的旋轉中，急促地低聲地講了幾句話就離開了。滿奴和關了門拿着燭回來，坐下來，兩手放在耳上，兩肘放在膝上。他崇拜她，他一再咕噥着他崇拜她，他講這話的聲音就像念咒的樣，這樣來阻止他的思想。

除了這個拖長的聲音以外，他的心裏是很空洞的，因為有這個空洞，他才看見艾斯梯班的沉悶。他像聽見一個聲音從那陰影裏出來說：『去，去跟着她，滿奴和，不要留在這裏，你一定會快樂的。在這世上還有空子容留我們的。』可是現實更其真切，他腦海裏幻想着艾斯梯班要遠行了，當他走的時候，他一再地講，再見，他心裏充滿恐怖，他藉這個光然後才知道在這世間其他的結合都是虛影或是熱病中的幻象。曼德·瑪利亞是的，就是潘瑞可也是的。他不明白為什麼艾斯梯班的愁苦會教他在艾斯梯班和潘瑞可當間加以選擇，可是他很明白艾斯梯班的愁苦確是愁苦的，他即刻願意犧牲一切使艾斯梯班不要愁苦，其實這也不是犧牲。他明知道他得不到的，而且祕密的智慧告訴他就是他得了，他一定是很不安而愁苦的。老實話就是艾斯梯班也找不出怨苦的根據來。這到不是嫉妬，因為在以前做事的時候，他們倆個人中的忠實從來沒有縮小過。這只是一個心裏還有餘空可以安插下一個想像的結合，一個心裏卻不能夠的區別滿奴和不能十分明瞭這種情形，我們曉得的，他心裏到存有被人無理地咒罵的念頭。他真明瞭的是艾斯梯班在痛苦着，在他的激亂當中他找到一個東西留着他的弟弟，不教他弟弟走。他頓然地毫不猶疑地下了決心。他將潘瑞可趕出他的心。

他吹熄了燭倒在牀上，他全身顫抖着，他高聲地出人不意地說：『好，那是我替那婦人寫的最後的一封信了。她可以到別的地方找一個龜頭的。倘若她再來這裏或是找我，我不在家的時候，你就告訴她，明白地講出來。那是我替她寫的最後一封信了。』他說完了這話，就高聲地背誦他的讚美詩。他剛剛唱到 *no'ante in die*，他發見艾斯梯班已經起來了，正在點燭。

「做什麼？」他問。

「我到門外去走走。」艾斯梯班陰沉沉地回答，又繫上皮帶，停了一會，他用帶着怒氣的口氣衝衝地說：「你不要說……你剛才講的，都是爲的我，我不管，你替她寫信也好，不寫也好，你不要因爲我而改變了，我與那毫不相干。」

「睡覺去，你這個呆子。上帝，你是個呆子，艾斯梯班，什麼東西教你想起來我說那話，是爲你的呢？我說我同她完了，你不信這是我的意思嗎？你想我還想替她寫那些齷齪的信，像那樣子得到報酬嗎？」

「對的，你愛她，你不要因爲我而改變。」

「愛她？」愛她你瘋了，艾斯梯班，我怎能愛她呢？我有什麼分去愛她呢？倘若我有這分，你想她還教我替她寫那些信嗎？你想每次她還將錢在桌上推過來……你瘋了，艾斯梯班，還有什麼話說呢？」

靜默了好久，艾斯梯班不願睡覺，他坐在房子當中的燭的旁邊，用手拍着桌拐子。

「睡覺去吧，你這個呆子。」滿奴和在毛毯子下邊用一個肘支起身來，叫着說，他是用他們的祕密話講的，他心裏新起的痛苦使得他真有點生氣。「我沒有什麼。」

「我不，我要出去走走。」艾斯梯班拿起衣服回答說。

「你不能出去走走的，已經兩點鐘了，又下着雨，你不能像那個樣子到外邊去走幾點鐘的。聽着，艾斯梯班，我毫不隱避地講出來，我不愛她，我以前只有一個時候愛過她。」

這時候艾斯梯班正站在門口的黑影中，他用一種極沉痛的，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所喊出來的低微聲音說：「我是阻礙你的，一轉身就向外走。」

滿奴和從牀上跳起來，他的腦子裏似乎充滿着一個宏大的聲音，這聲音告訴他艾斯梯班是永遠地走了，是永遠地把他丟得孤伶伶的。「看上帝的面子，看上帝的面子，艾斯梯班，回來吧。」

艾斯梯班走回來，到牀上去睡了，這個事有幾個星期都不曾提過，就在第二天傍晚，滿奴和就有了個機

會表示他的態度。有一個傳信的人從滿瑞可那裏來，滿奴和很粗魯地請這傳信人轉告那女戲子，他不再替她寫信了。

有一天傍晚，滿奴和被一塊鐵片碰爛了膝頭。

他們弟兄倆個從小就沒有一天害過病。現在滿奴和只是糊裏糊塗地不知道怎麼辦，眼看着他腿腫起來了，覺得身上的痛一陣一陣地利害起來。艾斯梯班坐在旁邊，眼釘着他的臉，猜想這大痛苦到底是什麼。後來，有一天半夜裏，滿奴和想起城裏有一個剃頭匠的招牌，上邊寫着他，不但是個有經驗的剃頭匠，他也是個有經驗的外科醫生。艾斯梯班跑了多少條街去找他。艾斯梯班敲他家的門，有一個婦人從一個窗戶探身出來，說她的丈夫在明天早晨才能回來。他們那可怕的下半夜怎麼過的呢，他們相互地告訴說。只要醫生一看，這腿就會好了。他對於這個要做點事的，滿奴和在一兩天之內可以到城裏去逛的，也許只要一天，也許連一天都不要的。

那剃頭匠來了，替他們開了幾種藥方和膏藥，教艾斯梯班拿涼的手巾敷在他哥哥的腿上，一點鐘一換。醫生走了之後，他們弟兄倆個就坐在那裏等着痛苦退去。可是正當他們四個眼睛對着，等着神奇藥力的效驗的時候，痛苦反利害起來。一點鐘一點鐘地艾斯梯班拿着那滴水的手巾來換，他們發覺新換上的時候，那痛苦也是最利害的時候。滿奴和雖是盡力地忍受着，可是他不能不叫起來，在牀上亂滾。黑夜來了，艾斯梯班仍是愚笨地看守着，等候着，工作着。九點鐘，十點鐘，十一點鐘，當快要到調換手巾的時候（那些鐘樓的鐘敲得多麼好聽）滿奴和求艾斯梯班不要換了。他竟狡詐起來，說他一點沒有覺得。可是艾斯梯班心裏雖痛得要死，嘴卻很堅決地抿着，掀開毛毯子，將那手巾很兇勇地縛在傷處。滿奴和漸漸地不省人事。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思想，他頭腦清靜的時候不許發表出來的，都從他的嘴裏一五一十地冒出來了。

後來到兩點鐘的時候，在劇痛與憤怒中，在牀上滾得半個身子離了牀，頭抵着地，滿奴和叫着說：「上帝

將你的靈魂打在最熱的地獄裏，成千成萬的魔鬼永遠地殘害你，艾斯梯班，上帝懲責你的靈魂，你聽見了嗎？一開頭，他不覺倒抽了一口氣，艾斯梯班走到客堂裏來，依在門邊，眼和嘴張得很大，他還是聽見裏邊：「是的，艾斯梯班，上帝會永遠懲責你這畜生般的靈魂，你聽見這話嗎？因為你跑到我和在權利上是屬於我的當間來，她是我的，你聽見了沒有？你有什麼權柄……」他又要精心地描寫潘瑞可了。

這種責罵是每一點鐘一次，過了好久，艾斯梯班才曉得他哥哥是在說糊話。等到這可怕的時候過去，艾斯梯班也是相信這醫生的人，又回到屋裏去，又低着頭做他的事情。

到了天亮的時候，他的哥哥清甦過來。（因為早晨對於什麼病不能減輕呢？）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候，滿奴和十分安靜地說：

「哎呀！我覺得好些了，艾斯梯班，那些手巾到底是有效的，你看，明天我就可以起來，到別的地方走了。你有幾天沒睡覺了，你看我不會再麻煩你了，艾斯梯班。」

「沒有什麼麻煩，你這呆子。」

「你不要以為我是真心的不教你敷那手巾，艾斯梯班。」

停了好久，艾斯梯班到底開口了，聲音低得只能聽見：

「我想……我把潘瑞可找來好嗎？他能夠到這裏來看你幾分鐘的，我的意思是……」

「她！你還想着她，不問怎麼我不要她到我這裏來的。」

可是艾斯梯班並不就算了，他從他的心裏吐出幾句話：

「滿奴和，你還是以為我阻攔了你和潘瑞可的結合，你忘記了我告訴你的話，我沒有什麼，我向你發誓，就是你同她走了，或是別的，我一定還是很快樂的。」

「你為什麼又提起這個事呢，艾斯梯班，我告訴你，我向天發誓，我永遠沒有想到那個，她和我毫無關係，你什麼時候才能忘記呢，艾斯梯班，我告訴你，我們還是這樣活着，我很歡喜的，你聽着，你要再講這個事情，

我就要生氣了。」

「滿奴和，我不再講了，只是當你因為那手巾而生我氣的時候，你也因為這個事生我氣的，你講出來的，而且你……」

「你聽着，我講的什麼話我是不能負責任的。你知道我這壞腿那時候痛得要命。」

「那麼你不咒詛我到地獄裏去，因為……就像我阻礙着你和潘瑞可的結合似的。」

「咒詛你到……你怎麼講那話！你快要瘋了，艾斯梯班！你是在那兒胡思亂想咧！你一點覺都沒有睡，艾斯梯班！我是你的一個累贅，你的身體漸漸地變壞了，都是爲的我。可是你看，我可以不再麻煩你了。我怎麼咒詛你到地獄裏去，艾斯梯班！我只有你一個兄弟，你懂嗎？那涼手巾一敷上，我就失了知覺了，不是嗎？你曉得的，不要再想牠吧。現在又是要換手巾的時候了。我一句話都不講。」

「不，滿奴和，這回我不敷了。對於你一點害處沒有的。這一回我可不敷了。」

「我漸漸地好了，艾斯梯班！我不久就可以起牀了，你知道。把他們敷上，等一會——把那十字架遞給我。我拿耶穌的身體與血向你發誓，假使我講了什麼話得罪了艾斯梯班，那不是我的意思。那只是我腿痛，我暈了過去的時候的糊話。上帝教我的腿快點好吧。亞門。還放在老地方。那裏好，來敷手巾吧。」

「滿奴和，你看，就是我這一次不敷，沒有什麼害處的，不是嗎？對於你也許有點好處的，真的，這一次不要再找苦吃吧。」

「不行，我漸漸地好了。醫生吩咐這樣做的。我一聲都不哼，艾斯梯班。」

那種情形又重演了一次。

在第二天的晚間，在隔壁的一個妓女開始敲起牆來，因為這些話教她生氣。在那一邊住的一個牧師也跑到客堂裏來，又敲他們的房門。樓上樓下的住客都很生氣地圍在他們的門口。旅館的老闆跑到樓上高聲地答應他的住客，一定明天早晨趕他們弟兄兩個滾蛋。艾斯梯班手裏拿着燭，跑到客堂裏來，讓他們盡量地

責罵他；可是從此以後，再到最大痛苦來襲的時候，他就很堅決地用手按在他哥哥的嘴上，這更增加了滿奴和對他的怒氣，於是乎整夜地咒罵他。

在第三天夜裏，艾斯梯班請了個牧師，就在那黑漆漆的夜裏，滿奴和受了聖禮，死了。

從此以後，艾斯梯班拒絕走近這座房子。他無目的地亂跑，跑得很遠，又跑回來，流蕩着，瞪着眼睛看那些走路的人，總是離他哥哥挺屍的地方有兩條街遠。旅館老闆用盡方法勸他也不成功，後來想起他們弟兄是在露沙尼巷裏長大的，就去找那巷裏的住持。她很有經驗地指揮着把應辦的事都辦了。後來她又跑到街拐子去同艾斯梯班說話。他眼看着她向他走來，他那眼光雖有渴望和信賴兩種神情，可是當她靠近他站着的時候，他轉過身去，眼又向別處看着。

「我請你幫我忙，你不願進去看看你的哥哥，你不願進去幫我忙嗎？」

「不。」

「你不願幫我忙！停了好久，正當她站在那裏找不着人幫忙的時候，她腦子裏忽然想起多少年以前的一個事，這雙生的弟兄倆個都有十五歲的樣子，坐在她的膝上，她就講十字架的故事給他們聽，他們那嚴肅的眼睛注視在她的嘴唇上。滿奴和陡然地叫起來：『要是艾斯梯班和我在那裏，我們一定要攔住的。』」

「好，那麼，你要不幫我忙，你可以告訴我你是那一個嗎？」

「滿奴和，」艾斯梯班說。

「滿奴和，你可以同我到那裏稍爲坐一時嗎？」

停了好久之後：「不。」

「可是滿奴和，親愛的滿奴和，你記不得你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替我做了許多的事嗎？因爲一點小事，你們都願意從城這邊跑到城那邊去，當我有病的時候，你教廚子讓你來遞湯給我。」要是別的女人就要說：「你不記得我替你做的許多事情嗎？」



「是的。」

「我也，滿奴和你死了弟弟了，我也……有一次，我們曉得上帝已經將他們帶到身邊去了……」這些話一點也沒有用。艾斯梯班漠然地轉過身，又離開她走了。他走了二十多步的時候，又站着，眼釘在一條側道，就像一條想跑開的狗，又不願得罪喊他回去的主人似的。

他們勸說他的結果也，只能到這樣子。當出殯的時候，那凶惡的執仗是要走這城裏過的，也有戴黑頭巾黑面具的，也是大白天點着燭，也是成堆的頭骨擺列着，也有淒婉的哀歌，艾斯梯班在平行的另一條街跟着走，遠遠地望着，活像一個野人。

整個的利瑪對於他們弟兄的撒開感覺着興趣的。女人們在曬臺上曬氈子的時候，總是很同情地在一起談這個事。在酒店裏的男人們，要談到這事，總是搖頭，靜靜地吸煙，好些時不作聲。從內地來的人，總有人告訴他教他看那兩眼像煤炭，在乾河底或殘瓦斷垣裏亂走的艾斯梯班。一羣駝馬發見他站在山頂上，不知道是睡着了還是暈過去了。全身被露水濕透地在那星光之下。有幾個漁夫看見他離了岸遠遠地跑去，吃了一驚。他也時常地找工作做，當牧人或是車夫，可是幾個月之後，他又不見了，從這一省跑到那一省地亂跑。可是他總回到利瑪來。有一天他在潘瑞可的更衣室的門口出現了，他像要講什麼話似的，眼睜睜地看着她，又跑走了。有一天一個尼姑跑到曼德·瑪利亞的辦公室裏說艾斯梯班（人都叫他滿奴和）在巷門外邊徘徊着咧。這位住持慌忙地向街上跑。她已經想了幾個月了，想找出一個方法能教這半瘋的孩子還同他們住一起。她盡力使她自己的態度嚴肅而靜謐，到了靠街的大門的時候她說：「我的朋友，」然後擡頭看他。他也看着她，還是以前那種雜有渴望和不信賴的眼光。他站在那裏全身顫抖着。她又說了一聲：「我的朋友，」又向前走了一步。艾斯梯班突然轉過身撒腿就跑，轉眼無影無蹤的。曼德·瑪利亞跟地跑回她的辦公室，跪下來，很生氣地說：「我請求你給我智慧，你一點也沒有給我，你不願給我一點能力。我只是個擦地板的人……」當她因這個挺撞而懺悔的時候，她想起來了，她要請何法度船主來。三個星期之後她和他有十分鐘的談話。

第二天何法度就到庫日科去，因為聽說艾斯梯班就在那裏替一個大學材寫東西。

在那些年的時候，在祕魯就有了這位奇怪而高貴的人物，旅行家何法度船主。他，風吹雨打，曬得漆黑。他兩腿叉開站在船上，就像栽在那搖盪的船面上似的。他的眼也很特別，不宜於看很近的東西，可是很慣於看遠的東西，像雲間的星宿，像雨中的海角的形勢。他的沈默，我們可以拿他的多次航行來十足地解說的，可是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卻有另外一種解釋。她寫信給她的女兒說：「何法度船主親自地帶這信給你。我的寶貝，你應當介紹他和你的地理家們認識的，雖然使得他們有點不安，因為他是誠實的金鋼石。他們永遠不着一個人像他這樣走得遠的。昨天晚上他告訴我他的幾次航海的情形。你想想看，在充滿海草的海裏划向前去；六月的時候，攪亂了像蝗蟲樣的一陣魚；或是在冰島之間航行着。啊，他到過中國，也到過非洲的埃及河。可是他不只是個探險家，他發見了什麼新地方，他並不覺得有什麼希奇，他也不只是個商人。有一天我很精細地問他爲什麼要這樣生活呢，他躲避我的問話，不回答我。我從我的洗衣婦那裏知道我所猜想的正是他飄盪的原因：我的孩子，他有一個孩子；我的女兒，他有一個女兒。他的女兒多大呢，剛能夠替他縫補東西，剛能夠在節期的時候替他做點菜飯。在那時候他只在墨西哥和祕魯間航行，她幾百次地歡送他歡迎他。我們沒法曉得他的女兒是不是比他曉得的女孩子們更外美麗或是更外聰明，可是她總是他的一個長大的漢子，只因爲一個小女孩子離開他了，就像個瞎子在空房裏似的到處亂跑，我想你一定很鄙賤他的，不，這個你懂不了，我愛的孩子啊，可是我是懂得的，我的臉慘白起來了。昨天晚上他同我坐在這裏就講到她，他將他的頰放在手上，眼看着火，說：「有時候我想她是坐船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早遲還要遇見她的，她像是在英國。」你要笑我的，可是我想他在這半球流浪着，意思是想消磨他的現在和他老年的光陰的。」

他們弟兄倆個往常很尊敬何法度船主的。他們會替他工作過，很短的時候，他們三個人的沈默，使這充滿着吹牛，自怨，雄辯的世間略微有點意思，所以當艾斯梯班在黑暗的廚房裏吃飯，這位大旅行家走進來的時候，這孩子就將他的椅子拖到黑影子裏去，雖隔得很遠，心裏卻很快樂。這船主在他沒有吃完飯之前，並不

表示認識他，簡直就像沒有看見他的樣子。艾斯梯班早就吃完了飯，他不願人家同他說話，就在那兒等着船主離開這廚房。後來船主走到他面前說：

「你是艾斯梯班還是滿奴和你以前曾幫着我卸過貨的。我是何法度船主。」

「是的。」艾斯梯班說。

「你這一响好嗎？」

艾斯梯班咕嚕了一句話。

「我現在正要找個身體強健的人同我下次一陣航行去。」停了一會。「你願意同我去嗎？」停了較長的時候。「英國還有俄國……工作很重，薪水很多……離秘魯很遠——你願意嗎？」

很明顯地艾斯梯班沒有聽着他講話。到後來這船主提高了嗓子，就像對聾子說話似地說：

「我說你願意同我下次一陣航行去嗎……？」

「是的，我願意去。」艾斯梯班突然地回答。

「好，這好極了。當然我也教你的兄弟去的。」

「不。」

「怎麼他不願去嗎？」

艾斯梯班喃喃地講了一句，眼向別處望着，他欠身要站起來說：「我現在得走了，我還要見幾個人，辦點事情。」

「讓我親自去見你的兄弟去，他在那裏。」

「……死了。」艾斯梯班說。

「啊，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可惜的很。」

「是的。」艾斯梯班說。「我得要走了。」

「喂——你是那個你的名字嗎？」

「艾斯梯班。」

「滿奴和什麼時候死的？」

「啊，才有……才有幾個星期。他的膝頭碰在一個東西上……只有幾個星期以前。」

「你幾歲了，艾斯梯班？」

「二十二歲。」

「那麼，就這樣講吧，你同我一陣去！」

「是的。」

「也許你受不了那冷的。」

「是的，我受得了的——我現在要走了，我得要到城裏去，看幾個人料理點事情。」

「好吧，艾斯梯班，你回到這裏來吃飯，我們還要談談這次旅行的回來，同我吃點酒，聽見嗎，回來不回來！」

「是的，我一定回來。」

「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他們在一起吃飯，並且決定在明天早晨他們一陣到利瑪去，船主把他灌得醉了，開頭他倆個不聲不響地倒了酒就喝，倒了酒就喝，後來這船主開始談起這些船同他們的路綫，他考問艾斯梯班許多問題關於絞轆和北極星的，艾斯梯班也談起別的事來，他高聲地說：

「在船上你得整天地給我工作做，我什麼事都做，不問什麼事，我要盤到桅頂上去繫繩，我要守夜——」

因為你曉得的，我總是睡不着的。何法度船主，在船上你得裝着不認識我，裝着最恨我。這樣你才整天地給我工作做。我現在不能夠靜靜地坐在那裏，或是伏在桌上寫東西了——你不要同別的人談到我……就是說，關於……」

「我聽說你跑到一個燒着的房子裏去，拖出個人來。」

「是的。倒沒有燒着我，也沒有別的。你曉得，」艾斯梯班依在桌上大聲地說，「不許你自己自殺的；你曉得不許你的。那一個都曉得。可是你跳到燒着的房子裏去救人，那不算自殺。倘若你是一個鬥牛的，你被牛抵死了，那不算自殺的。可是你不能故意地教牛抵死你。你沒有看見畜生從來不自殺嗎？就是他們非死不可，他們可不自殺。他們從來不對水裏跳，就是他們非死不可。有些人說馬對煙火裏去。可是真的。」

「不，我不信那是真的。」

「我想那不是真的。我們以前有一條狗啊，我不該想到那個——何法度船主，你認識曼德·瑪利亞嗎？」

「是的。」

「我想在未走之前贈她點東西。何法度船主，我請你把我所有的薪水在我未走之前都給我——我到什麼地方都不用錢的——我現在想買點東西贈她。這東西不是我一個人贈她的。她是……是……」艾斯梯班是想講他哥哥的名子的，可是他不能夠。他又用一種比較低些的聲音繼續着說：「她以前有過一個……她有個很大的打擊，只一次。她自己講過的。我不曉得那是那一個，我想贈她點東西。女人們不能像我們男人們能夠忍受這些事情的。」

船主允許他在早晨去選買東西。艾斯梯班就講這個事講了半天。到後來，船主看見他醉到桌子底下去了，他自己也就站起身來，走到旅館前面的空場子裏。他看着那安梯山的山脈，他又看着那橫在天空永遠擠在一起的銀河。在半天空裏站着一個鬼魂，對着他笑。那鬼魂用像銀子的聲音對他說那老話：「不要老是不

回來，你回來的時候，我就要長成個大女孩子了。」他又回到屋裏去，他把艾斯梯班抱到他的房子裏去，他坐在那裏，眼睜睜地看着他有好一會。

第二天早晨他站在樓梯底下等着，這時候艾斯梯班出來了。船主說：

「你要預備好了，我們就走。」

那奇怪的光彩又回到了這孩子的眼睛，他順着嘴說：「不，我不去，我不想去了。」

「艾斯梯班，你答應我去的。」

「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同你去。」他又回身向樓梯上走去。

「到這裏來，艾斯梯班，只要一小時的時候。」

「我不能同你去，我不能離開祕魯。」

「我有點話告訴你。」

艾斯梯班走到樓梯底下。

「曼德·瑪利亞的禮物又怎麼辦呢？」船主低聲地說。艾斯梯班不響，眼看着那座山。「你不是不贈她那禮物吧？你曉得那對於她的關係很大……」

「好吧，艾斯梯班，咕噥着說，他就像很受感動似的。

「對了，而且大洋比祕魯好些，你是很曉得利瑪庫日科和那些路的，沒有什麼你還要曉得的了，你看你需要的是海，而且在船上你每一分鐘都有事情做的，我一定教你這樣子去，拿你的東西，我們要走了。」

艾斯梯班很游移的不能下個決定，以前都是滿奴和下決定的，可是這樣重大的事情，就是滿奴和也沒有遇着過。艾斯梯班慢慢地走上樓，船主等着他，等得太久了，船主發急起來，跑上一半樓梯在那裏聽，開頭他聽不着什麼，後來他聽見了一串聲音，憑着他的想像，他即刻地就知道艾斯梯班在那兒做什麼。艾斯梯班在那裏刮木樑上的灰泥，又繫到上頭一根繩，船主站在那樓梯上直抖：「也許這是最好的辦法了。」他對他自己

己說：「也許我該讓他這樣做去。也許這就是他可以做的唯一的事情了。」可是當他聽見另外一個聲音的時候，他全身地向門撲去，衝進了房裏，抱着這孩子。「走開，」艾斯梯班叫着說，「不要問我，現在不要進來。」

艾斯梯班臉向下地摔到地板上來。「我太孤單了，太孤單了，太孤單了，」他這樣叫着。船主站在他旁邊，船主的很簡單的大面孔，因為痛苦而森嚴，而癡變着；他教艾斯梯班活着的時光還不就是他的老年時光嗎？他除了對於海的智識以外，他是最不會說話的，可是也有時候要教你鼓起勇氣去張口的。他不曉得在地板上睡着的人是不是聽着，可是他說：「我們只好做我們能做的事情。我們只有艾斯梯班，盡我們的能力向前進行。你想這不會長的時候是不斷地過去。你要奇怪時候過去得這樣快的。」

他們對利瑪去。當他們走到了那聖路易橋的時候，那船主跑到橋底下的河邊，去查看一些貨物的運費，艾斯梯班走那橋過，就同橋一起跌下去。

## 第四部 匹奧叔

在孟特賣亞侯爵夫人的一封信中（第二十九封）她描寫匹奧叔，我們老了的小丑，給予她的印象說：「我一個早晨都坐在那綠色的晒台上，替你做一雙拖鞋，我的靈魂。」她這樣告訴她女兒，「因為這些金錢不能完全佔有我的注意力，我又看見在我身旁的牆上一羣螞蟻的活動，他們在一個裂口後面很耐心地，在毀壞我的房子，每過三分鐘就有一個小工人從那裂縫裏走出來丟下一粒木屑在下邊地板上，然後對我擺動他的觸鬚，又慌忙地跑回他的神祕的迴廊裏去。同時他的許多兄弟姊妹在一條馬路上來來往往地跑着，有時頭對頭地傳遞消息，若是他們所傳遞的消息是最要緊的，他們就很發怒地拒絕傳遞，或是不願人家來告訴他。我陡然想起了匹奧叔，爲什麼呢？因爲我看見他也是這樣的行動，拖着一個走路的僧侶或是廷臣的跟隨，將嘴湊到人家的耳朵上私語，這樣子活像螞蟻。在中午之前我真看見他慌忙地走着，去做他的神祕的事情，因爲我是世界上最懶最呆的女人，我教白璧特拿給我一塊餅，我把牠撕碎了放在螞蟻的大路上。同樣地我傳話給別家樂咖啡館假使匹奧叔在傍晚之前到那店裏，教他到我這裏來見我，我預備給他那個變了的上邊有藍寶石的老叉子，他會給我一本現在人到處哼着的新歌，我的孩子，你會有最好的東西，而且你最先有。」

在第二封信裏：「我的愛，除了你的丈夫以外，匹奧叔要算世上最有趣的人了。他是這世上的第二個有趣的人，他的談吐是極有趣的，要不是他的聲名太壞了，我就教他做我的祕書了。他能夠替我寫一切信，使得後世的人講我有才情。可惜的是，他被疾病和惡友所殘蝕成了這樣醜惡的人，我只有讓他到那些下流坏子的地方去。他不僅像個螞蟻，他也像一包污穢了的牌似的。我恐怕他真是個「滌西江之水不可濯也」的人了。可是他那一嘴西班牙話是多麼漂亮，他的話裏邊的意思是多麼精妙啊！這就是爲什麼人都擠到戲園裏



去的緣故了，其實除了迦德倫的對話以外沒有什麼可以一聽的。奇怪的很，這世界不曉得是怎麼着的，對待這樣的人這樣壞，他的眼睛是很憂鬱的，就像個和最小的牛離開的母牛的眼睛一樣。

我們首先要知道的，就是這位匹奧叔是賈芸娜·潘瑞可的侍女。他也是她的唱歌指導，她的頭飾者，她的按摩者，她的讀者，她的跑路的，她的會計，外面的謠言還說他是她的父親，譬如她的戲文吧，就是他教的。在這地方有一個謠言說賈芸娜會寫會唸，這個讚美是假的，都是匹奧叔替她唸替她寫的。在最盛的時候，這戲班子一星期要演兩三項新戲，在每項新戲裏面都有潘瑞可的很長的很精彩的一段，就是背這戲文到也不是個容易的事。

祕魯在五十年內已由粗野的國家進步到一個文化的國家了，牠對於音樂與戲劇的趣味極其濃厚。利瑪的人慶祝節日的辦法，就是早晨去聽呂吐瑪的樂章，晚上去聽迦得倫的精彩的詩。不錯，給利瑪人的最精妙的戲劇裏，總插有些猥賤的歌，在最嚴肅的音樂裏，總插入一些流淚的情節，可是，最低限度，對於誤行放入的這種錯誤，利瑪人卻從來不會答應的。假使他們不歡喜英雄的喜劇，他們會毫不猶疑地留在家裏；假使他們不高興聽複音，他們總是在去早一點的事，誰也攔住他們不了。當大主教到西班牙作短期旅行回來的時候，全利瑪的人都是這樣地問：「他帶回來些什麼呢？」後來消息傳開了，知道他帶回來許多潘曲那，莫萊理，呂吐瑪的書籍，樂章，和聖歌，此外還有莫陵那，哈拉岡，莫萊陀的三十五本劇本。公民們舉行宴會來慶祝他。歌詩學校和劇園裏的綠房堆滿了蔬菜和小麥的禮物。所有的利瑪人都很熱切地供養這些美麗劇本的扮演者。就是在這劇園裏賈芸娜·潘瑞可逐漸地有了名氣。戲單上的目錄是這樣的豐富，提教房的提教們是這樣地靠得住，所以有幾個劇本在一季裏要扮演四次以上。經理要扮演的，有的是十七世紀西班牙戲劇中所有的名著，這裏邊還有些現在失傳了的。單就潘瑞可一個人講，她就在羅外佳的一百本戲裏都出現過。在那些年頭，在利瑪有名氣的女戲子可也不少，可是沒有一個能比她還好些。一般公民呢，離西班牙的劇園太

這了，沒法證實她是西班牙劇界中的最好的。他們嘆息着渴想見一見瑪追德的明星，這是他們從沒有看見過的，他們總以為具有新的優點。只有一個人確實地知道潘瑞可是個偉大的戲子，這人就是她的教師匹奧叔了。

匹奧叔是一位很好的凱斯鐵力人家的子弟，是私生子。十歲的時候，他從他父親的田莊上跑到瑪追德去，他家裏雖也派人追他，可是追不到也就算了。自此以後，他就依着他的聰明生活。他有冒險家的六種特長：記得人家的名字和人家的面孔，自己卻有改變自己的名字和面孔的天才，善於說話，有無窮盡的創造能力，祕密，同陌生人兜搭說話的才幹，和因為他鄙視他所攪得的不動產，良心上感覺到的自由。他十歲至十五歲的時候，他替商人分散傳單，拉馬，並替人祕密地跑騰。從十五歲至二十歲，他替旅行的馬戲班子訓練狗熊和蛇；他做過廚子，配過甜酒；他在高貴的酒店的門口站着，對着旅行的人的耳朵裏低聲地報告點消息——無非是某一櫃貴家窮到賣碟子，才能打發一個銀匠走。他同這地方所有的劇園都有點拉攏，他一個人叫采抵上十個人。他傳播謠言比人凶上幾倍。他造五穀和地價的謠言。從二十歲到三十歲，他的職務到可以說是很高貴的——他被政府派出去，到山裏那些沒有決心的叛黨裏打氣去，這樣政府才可以立刻地派人去，決心地將他們掃滅個乾淨。他的詭計是非常深沉的，法國派儘管知道奧國派雇用他，還是願意僱用他的。他同額新公主會見的時候很長，可是他來去都是走後樓梯子的。在這時候他不要去討紳士們的歡喜，也不要造謠語去中傷人了。

他無論做什麼事情，一次至多到兩個星期，儘管那樁事情後來有大利可圖。他本來可以成爲一個馬戲班的經理，劇園的導演，古玩的販賣家，意大利絲的輸入商，皇宮或大禮拜堂的祕書，軍用品的商人，房屋，田產的投機者，娛樂場所的老闆。可是在他的個性上彷彿已經寫好了似的，他閱歷了幾件意外之事，或是經過了他幼年可愛的生活以後，他討厭去占有什麼東西，討厭被什麼束縛起來，討厭長期地做一樁事。也就是這種心情才阻攔了他當小偷，這就是個例子。他曾經偷過幾次，可是偷得的東西呢，卻不足以驅除被鎖起來的懼

心；他有這聰明在全世界警察的手中脫逃，可是他沒法保護他自己不受他的敵人的謾言。有一個時候他不得不替裁判所裏做調查的事業，可是等到他看見由他而犧牲的幾個人，戴着頭巾被拉走的時候，他覺得他也許爲一種法律所羈絆，這種法律的行動是不可以平易地捉摸着的。

當他到了二十歲的時候，匹奧叔看得很清楚的，他的一生有三個目的。第一個就是需要獨立，這種獨立變成一種很奇怪的樣式，就是想着變動，祕密，和無所不知。他是很願意否認公衆生活的尊嚴的，假使他能夠在秘密中覺得他是在很遠地俯視着他們，知道他們比他們自己知道的還要多；假使他能夠得到可以實用和會給他做國家事件或私人事件辦理者的知識。第二個他總是想接近美麗的女人，對於這些女人，不問他是好心或壞心，他總是個崇拜者。接近美麗的女人就像呼吸樣對於他是必需的。他對於美麗和嬌媚的崇拜是任何人都可以看見，任何人都拿它當嘲笑的材料，因此戲園子裏的女人，宮廷裏的女人，娛樂場所裏的女人，都愛他的這種鑒識。她們給他苦吃，污辱他，同他商議事情，而從他的荒謬可笑的崇拜得到一種特殊的安慰。她們的怒氣，她們的卑鄙，她們信託他所淌的眼淚，他都忍受着；至於他所要求的只是不問什麼時候可以去見她們，愛她們的信任，讓他像個友善的有點呆的小狗可以在她們的房裏來去，及替她們寫信。他是沒法滿足地覺得她們的頭腦和心情都很奇怪。他也從不希望被她們愛（暫時借用這字的另一個意思）；就因爲這，他將他的錢帶到這城裏較爲隱僻的地方去；他總是極不惹人愛的，嘴唇上留點小髭，下巴角留着鬍子，一雙大而蠢的憂鬱的眼睛。她們就是他活動的範圍；匹奧叔這名字就是由她們起的，他表現他自己的時候，總是她們正在困難的時候；當她們失寵的時候，他借錢給她們，當她們有病的時候，他比她們的愛人垂頭喪氣服侍她們還要來得久，他勝過她們侍女的勞苦；當時光或是疾病將她們的美麗劫奪了的時候，他仍爲她們美麗的記憶而服侍她們；當她們死了的時候，他有的是正氣的悲悼，送殯的時候他盡他目力所及看着她們在路上進行。

第三個，他希望接近愛西班牙文學和它的名著的一些人，尤其是在劇園中的。他替他自己將這些寶物

都找出來，有的是從他的恩人的圖書館裏借的，有的是偷的，留作自己偷着閱讀——在他瘋狂生活空閒的時候，他很看不起那些大人物的，因為他們雖然有那樣的教養和習慣，可是在邇得倫和塞防梯斯奇妙文字之前，他們一點也不驚奇，一點也不理會。他希望他自己能作詩，他從沒有想到他自己寫的許多諷刺的歌已成為民間的歌謠了，沿大路兩旁都是唱它的。

因為在妓院中一次爭吵的結果，他的生活太複雜了，他搬到秘魯來，在秘魯的匹奧叔比在歐洲的匹奧叔更是善變。在這裏他也置過產業，玩過馬戲，開過娛樂場，幹過政黨，做過古董家，有一條中國沙船從廣東吹到美洲來，他將深紅色瓷器的包子拖到岸上，將那些盤賣給古物收藏家，他又將印加斯的靈效藥方調查出來，又做了很乖巧的丸藥生意，就在四個月之內，利瑪的人他沒有一個不認得，除了這個認識以外，他對於沿海幾十個集鎮上的人，礦工，和內地住的人也認得，他裝着無所不知，人愈是讚美他，總督發見匹奧叔和他的豐富知識，就使他做了許多事情。杭卓先生的裁判力雖然衰退，可是還留下一種才能，就是對於心腹的僕人他會知道怎樣處理，他的處理匹奧叔是極其老練的，有時候也聽從他的話，他知道什麼事情不宜於匹奧叔去辦，他也知道匹奧叔是需要變動和中止的。反過來呢，匹奧叔時常驚奇這樣一個權貴不知道利用他的地位，來得到操持別人命運的權力，或是幻想，或僅是快樂，可是這位僕人也很愛他的主人的，因為他主人能夠從任何塞防梯斯序文中援引句子，而且他的言語仍有點凱斯力人的精神的緣故。有許多早晨匹奧叔從廂廊走進宮殿裏去，那是除了懺悔者和心腹的強漢從來沒有人走的，他走了進去，同總督坐在一起吃朱古力茶作早點。

可是匹奧叔一切的活動也不能使他自己發財，人要說這是因為一樁事情剛要發達他就把它丟了的緣故。可是雖然沒有人知道，他自己也有一處房子，這房子充滿了可以生小狗的母狗，而最上一層呢卻又留給鳥雀，就是在這種環境裏他依然很寂寞，他很驕傲他的寂寞，就像住在這樣寂寞的地方會比人高尚似的。到後來他又掙扎着做一樁事，這樁事就如從天降下的特殊恩物一樣，使得他一生的三種目的統統連接起

來檢閱別人生活的熱望，美麗婦人的崇拜，及西班牙文學寶物的讚美。她找着了賈芸娜·潘瑞可。她的真名是密凱勒·菲麗迦。她十二歲的時候在咖啡館裏唱歌度日，而匹奧叔呢，卻是咖啡館的老顧客。當他坐在琵琶樂師當中，看着這個蠢笨的女孩子唱歌，模仿在她前邊較有經驗的歌者的音調變化的時候，他心裏決定做個皮麥倫。他買了她，不再被鎖在酒房裏睡覺，她竟在他的房裏佔了一榻。他替她寫歌，他教她諦聽她聲音的特質，並且替她買了一套新衣服。在初她所注意到的她很奇怪，她沒有被鞭打，人反拿熱湯給她吃，講東西給她聽。真正吃驚的到是匹奧叔。他的很快的試驗進展得比預期的還快。這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子，很靜默，時常有點陰沉，工作進步得極快。他使她做許多練習關於扮演與模仿的；他告訴她怎樣將歌詞的性質表現出來；他帶她到戲園子裏去，教她注意扮演戲劇的各種瑣細事節。從賈芸娜這樣的女人他得到一個極大的震驚。長腿長臂結果和個十分人材的身體和協起來。那個粗陋而瘦瘠的面孔變美麗了。她的整個性情變溫柔了，變神祕了，變得極其聰明；一切都轉向給他。她找不出來他的錯處，她堅決地忠心於他。他們互相熱愛起來，可是沒有情感的。他尊敬從她臉上飛過的些微有點激亂的陰影，當他太接近她的時候。可是就在這拒絕之中亦帶有一種溫柔的氣息，情感的鬼，這種溫柔就是在極不和協的友誼中亦可以使一生的操勞經過變成爲一種幸運的夢的。

他們走了許多路，找了許多新酒店，因爲酒店裏歌者的最高品質總是她的榜樣。他們到墨西哥去，他們怪樣子的衣服包在怪樣子的披肩裏。他們睡在長梭子上，他們在巴拿馬被鞭子打，他們在一些太平洋小島上破了船；全身污得都是烏糞。他們在赤帶樹林裏奔走，在蛇和甲蟲當中巧妙地尋找他們的路。在困難的時候，他們僱給人去割麥子。在這世上沒有什麼東西他們覺得希奇的。

此後對於這個女孩子有一種更艱難的訓練，有點像訓練走繩索似的。這種訓練因爲一個事實而稍複雜，這事實就是她之得人歡迎甚爲迅速；這裏邊含有危險，因爲她受人的叫采會使她滿意她的工作太快了。匹奧叔從來沒有打過她，可是他卻用一種諷刺，這也是很可怕的。

在演完了戲的時候，賈芸娜就要回到她的更衣室，看見匹奧叔在一個角落裏很冷淡地吹口哨，她立刻就知道了他的態度，發怒地叫着說：

「現在又是什麼聖母啊，聖母啊，現在又是什麼！」

「沒有什麼，小珠寶，我的小賈芸娜中的賈芸娜啊，沒有什麼。」

「你又有什麼地方不歡喜的，你這個專於找人錯處的醜惡東西，講出來吧，是什麼？你看，我準備好了。」

「沒有，小魚，可敬愛的晨星，我想你是盡力量做的。」

要說她是個學力有限的女戲子，說她對於某種號召力是永遠沒有法子得到的，這話會使賈芸娜瘋狂的，她會流下淚來：「我希望我沒有認得你，你害了我的一生，你總以為我做不好，你說我做不好，你很快樂，那麼好吧，安靜些。」

匹奧叔繼續着吹口哨。

「這個事實就是我曉得我今晚間是軟弱的，這也不要你來告訴我，就是這樣，現在你走吧，我不要看見你，想演那個難角色回來不看見你這樣子是很難的。」

匹奧叔陡然身子探向前，以帶有怒氣的熱切口氣問道：「你為什麼對那因犯說話說得這樣快呢？」

潘瑞可流淚又流得多些：「啊上帝，讓我安靜地死了吧！有一天你教我說快些，又一天又要教我說慢些，總之在一兩年之內我要瘋了，到那時候一切都好了。」

又是吹口哨。

「而且觀衆從來沒有像這樣地拍掌叫采，你聽見我的話嗎？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子，看吧！太快或是太慢，他們都不在乎，他們都哭起來，我是了不得的，我所注意的也就是這，現在不要講吧，不要講。」

他絕對不作聲。

「你可以來替我梳頭，可是你要是再講一個字，我就永遠不再演戲了，你可以找別的女孩子去，那最

好。」

到這時他就替她梳頭約有十分鐘之久，他裝着不知道她疲倦的身子都震動起來地在哭泣。到後來她很快地轉身握着他的一隻手，瘋狂地吻着它：「匹奧叔，我是這樣的壞嗎？我丟了你的臉沒有？有這樣的嚴重，『你要離開戲園子嗎？』」

停了好久匹奧叔才聰明地承認說：「在船上那一幕你很好。」

「可是我又好些了，匹奧叔，你還記得你從庫日科回來的那天晚間——」

「在末了你演的很好。」

「我嗎？」

「可是我的花，我的寶貝，你對囚犯的話怎麼成那樣子的呢？」

說到這裏潘瑞可將她的臉和兩臂都撲在堆滿了化妝品的桌子上，又很沉痛地哭泣起來。只有完整才行，只有完整，完整卻從來沒有得到。

匹奧叔這才開始用一種低聲談一點鐘，分析這戲劇，敘述怎樣解決聲音，姿態和節奏的問題，他們就在那裏互相背誦得倫的名貴會話，時常是到了天亮。

到底這倆個人想娛樂誰呢？絕不是利瑪的觀眾，他們早就以為滿意了。我們是從另一個世界裏來的，在那裏我們曉得精妙的奇特標準，並且我們還模糊地記得我們不再摺得的美麗；我們又回到那個世界去。匹奧叔和賈芸娜自找苦吃地想在秘魯建立別的天國裏的戲劇標準，作得得倫的繼起者。為他們才寫名著的公衆並不是在這個世上的。

時間飛馳過去，賈芸娜對於她的藝術也有點馬虎了。對於扮演，過了幾天就要鄙視一次，這種心情使得她馬虎。這因為在西班牙名貴劇本裏充當婦女的角色，她沒有興趣。有一個時候當劇本是敘述英國和法國朝廷（後來是維尼司）的時候，將婦女說得非常機智，非常可愛，非常情感，非常神經，非常有學問，使得西班牙

牙的戲劇家眼盯着他們的男主角，眼盯着紳士們被褻奪了各種榮耀，就如罪人在最後的時候回到十字架去一樣。有多少年匹奧叔能够想出法子使潘瑞可對於她所擔任的角色發生興趣。有一次他對賈芸娜宣佈說，拜瑞拉的孫女已經到了祕魯，好久以前匹奧叔就對賈芸娜說他尊敬偉大的詩人，而賈芸娜呢也毫不質問這種論調，說詩人們要高出於君王而不低於聖賢的話。所以在驚喜之中，他們倆個人就選出這詩人的一齣戲劇，在他的孫女面前扮演。他們把那詩背了一百多遍，有時候因有心得而歡喜，有時候很懊喪。在扮演的那天晚上，賈芸娜從幕的褶皺縫裏向外偷看，匹奧叔就指給她看那個身幹矮小的中年婦人，那婦人因貧窮及家裏人口衆多，憔悴的很；而在賈芸娜呢，她卻以為她正在偷視着的是這世間最美麗最尊貴的人了。當她還未上場之前，等着前邊的劇目演出的時候，她不聲不響地快樂得抱着匹奧叔，她的心跳得很響。在兩幕之間她退下來到那貨房的灰塵的角落裏坐着，兩眼瞪視着那角落，在那地方沒有人會找到她的。在戲演完了之後，匹奧叔帶着拜瑞拉的孫女到賈芸娜房裏去，賈芸娜站在掛在牆上的衣服堆子裏哭泣，既快樂，又害羞。到後來她又跑下來吻這老婦人的手，而這位老一點的婦人呢也吻她的，當觀眾都回家都睡覺的時候，這位婦人還在那裏告訴賈芸娜她家裏傳下來關於拜瑞拉作品和他的習慣的小故事。

當新的女戲子進了他這一班的時候，匹奧叔最快樂了。因為在她旁邊有了一位新的天才，可以使得潘瑞可努力的。在匹奧叔看來（站在會場的後面，彎着腰，又是樂，又是恨）似乎潘瑞可的身體已經變成大理石的燈了，這燈裏有很強的光，她並不要用什麼詭計，或是特別賣力，就將這個新來的打倒了。倘若這篇戲是喜劇她就變成機智的中心，倘若（大多是這一種）是敘述遭逢禍害的貴婦或是不共戴天的仇恨的時候，聖園子裏的人都大受感動地同情她。她的行動變得非常吸引人，倘若她將手放在她同班子裏的一個男戲子身上，全場的觀眾也都同樣地顫慄起來。可是這種精妙的時候卻愈過愈少。因為她的技術愈有根基，賈芸娜的專心致意愈可不必，她就是心不在焉的演，觀眾亦看不出來，這只有匹奧叔皺眉毛。

賈芸娜有一個很美麗的面孔，也可以說只有在不休息的時候美麗的面孔。在休息的時候人才吃驚地



發覺她的鼻子太長太瘦，她的嘴太孩子氣了，而且有種疲倦的神情，眼睛呢也帶着渴望——完全是個喫過苦的農村女孩子，從個咖啡館裏拖出來，和她的藝術，她的嗜好，她的夢想，以及她的每天許多事情一點和著都沒有。這些當中每一個本身都是個宇宙，而其間的戰事會不久就將不大結實的身體變成白癡（或是衰弱的）。可是我們曉得她雖然不滿意於她的角色，潘瑞可却很曉得在扮演中會得到的快樂，她就時常地拿着這種思想自慰。可是愛之吸引她更時常些，雖不能保證說愛將來有什麼快樂，直到天皇自己贈送她一些珠寶的時候。

杭卓來先生，祕魯的總督，是一個快樂的人的後代，為卓子，壁龜，一品大員，及十年的充軍弄壞了。少年的時候他隨着大使到過凡爾賽和羅馬；他在奧國打過仗；他曾經到過耶路撒冷；他是個極有錢的婦人的驢夫，他也沒有小孩子；他曾經聚集過一點小銀幣，酒，女戲子，命令和地圖。從卓子他得了筋骨痛，病；從壁龜他得了癩瘡病的根；從一品大員他得了極大的近於孩子氣的驕傲，人對他說的話他都聽不見，而他自已呢，卻又時常一個人對着天花板自言自語；從充軍，愁苦的總匯，他得了一種煩難，這種煩難近乎痛苦——他起來有它，整天有它，它坐在他的牀邊上看着他睡。正當賈芸娜一年一年地在戲園子裏努力工作，中間也還插穿着幾次不像樣的戀愛的時候，這位奧林匹的大人物（因為他的面孔和態度在劇台上很合於演天神及英雄的）陡然將她轉到宮殿裏吃最精美的夜半餐。與劇園及朝廷的一切傳說相反，她卻崇拜她的年老的讚美者；她想她將要永遠地快樂了。杭卓來先生告訴潘瑞可許多事情，而對她光明而懇摯的心裏也下了最甜美的種子愛情。他教她一點法文；教她整齊而清潔；教她演說的款式。匹奧叔教她偉大的婦女在關係重大的時候應該怎樣做；他教她們是怎樣的享樂。匹奧叔和迦得倫訓練她講很美麗的西班牙文。杭卓來先生卻教她 *Al Buen Retiro* 的道地土話。

賈芸娜被請到宮殿裏去，這使得匹奧叔很焦急。他到很願意讓她繼續在劇園貨房裏做那種下流的戀愛。可是等到他看見她的藝術有了新的完整的時候，他是很滿意的。他就坐在台子後面，轉動着椅子，滿心的

快樂，開胃，眼看着潘瑞可同觀衆接近起來，使得戲劇家所描寫的大宇宙時常表現出來。她對於拿酒杯，互道再見，都有一種新的方式，就是她那種進門的樣子，就說出了一切，也和人不同。在匹奧叔呢？什麼也不關重要。一個美麗婦人扮演西班牙名著恰到好處，在這世間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可愛的呢？——一種觀察充實的扮演（他問你）就是它字句間的距離，已經就是對於人生和劇本的批評了——以一種美妙的聲音說出來——以毫無錯誤的扮演表明出來，和着很顯着的人的美貌和不可抗拒的溫柔。他對他自己咕噥着說：「我們就預備將這奇妙的藝術帶到西班牙去。」在扮演之後，他就繞着她的更衣室走，嘴裏並說「很好」在他要走之前，他就設法問她，以可能的一萬一千個處女爲名，在什麼地方她學着那種說「大人」的虛僞方法。過了一時，總督問潘瑞可歡喜不歡喜請幾位老成的客人來同他們吃午夜飯，他問她願意不願意見大教主賈芸娜快樂起來。大主教快樂起來，在他們第一次會面的前夕，他贈給這女戲子一塊紙牌大的翡翠墜子。

在利瑪有點東西，用成碼的紫緞子包起來，從這緞子裏伸出個大而肥腫的頭和兩隻肥而有渦的手，這就是這地方的大主教。在四圍繞着的肉塊當中露出兩隻黑眼睛，充滿着不安，慈善，和機智。一個奇特而懸繫的靈魂就拘留在這肥肉獄中，可是藉着從來不拒絕吃野雞，鵝，或是許多瓶子的羅馬酒的力量，他自己卻成了自己的苛刻的獄卒。他愛他的大教堂，他愛他的職守，他是很敬畏上帝的，有些天他看着他這大塊頭很是傷心，可是這種懊惱的傷心終不如齋戒的傷心來得利害，你總可以發覺他在那裏想着秘密消息，這消息就是一種烘烤之後跟着就是涼拌菜，要懲罰他自己，他在別的事件上卻度着可作榜樣的生活。

他曾讀過一切古代作品，並且除了事實的大要和一般的優點以外，他統統把它忘了。他曾在主教官訓練所及諮議會裏讀過書，可是除了與秘魯無關的一點意見紛歧的虛浮印象外，他也統統地把它忘了。他曾將意大利和法蘭西一切敘述酒色的名著統讀過，他每年還將它們重讀一次，就是他的膀胱結石使他痛苦的時候（很可喜的，因爲他喝了魯山堡聖瑪利亞的水，竟把這結石化了。）他覺得也沒有什麼東西比讀

勃蘭通和聖愛瑞庭諾的軼事還更開胃的。

大主教知道祕魯的牧師大多數都是流氓。關於這點就需要他精妙的伊壁鳩魯教育來阻止他不做事了；他不得不對他自己複述他所歡喜的思想：就是世上的愁苦與不公平是常有的；從來沒有知道快樂的窮人對於愁苦是覺不着的；進化原理只是一種幻想。就和一般的富人一樣，他不能使他自己相信那些窮人（看他們的房子，看他們的衣服）真正地受苦。就像一切讀過書的人一樣，他相信只有淵博的人才能知道他們自己是不快樂的。有一次，在他這教區裏的惡行使他注意到了，關於這事他幾乎做點事出來。他碰巧聽見人說在比魯成了規矩，就是牧師們總要能吃兩餐才肯替人很好，地赦罪，吃五餐才肯替人作一次有效的赦罪。他氣得直抖；他對他祕書叫着，教他把他的文房四寶拿來，他說他要下個便條，發個緊急的文書到他的牧童（即牧師）那裏，可是墨水瓶裏沒有墨水，隔壁房間裏沒有墨水，在整個宮殿裏沒有墨水。在他房裏的事情都弄得這樣子，使得這位好人非常惱怒，結果在惱怒與不欲惱怒以傷身體之中生起病來。

因為請大主教來吃飯是非常成功的，這使得杭卓來先生又想請別人。他是愈大愈靠着匹奧叔的，可是他卻等着賈芸娜來提出他的名字。到了時候，匹奧叔卻同着航海家何法度船主一齊來。他們的聚會，普通總是在賈芸娜在戲園子裏演完了戲以後幾點鐘才舉行的。她到的時候快要一點鐘了，光采奪目，全身珠寶，並且很疲倦。四個人接待她就如接待皇后一般。頭一兩點鐘她還領着談話，可是因為漸漸地靠着杭卓來先生的肩頭。她就跟着談話，當這談話在這幽默而有皺紋的人中舉行的時候。他們整夜地談，無形中安慰了他們時常想念西班牙的心，因為這一種的宴會，就是十足西班牙精神的宴會呀。他們談到鬼，談到先知，談到人還未生之前的地球，談到植物有互相爭鬪的可能性；談到靈魂也許是可以看見的，就像個鴿子樣，在死的時候飛開了；他們推測在耶穌重到耶路撒冷時候，祕魯接到這種消息也許是很遲的，他們一直談到天亮，談戰爭，談君王，談詩人及學士，談奇怪的地方。每個人都把他所有的聰明而懷喪的軼事和對於人類無味的遺憾統統在談話裏講出來。金黃色的陽光射過了安梯山，穿入了大窗戶，直落在成堆的水菓上，桌上沾污了的

彩緞上，和緊睡在她的保護者的衣袖旁。潘瑞可甜美而有思想的額上。這後邊跟着的就是很久的靜默，沒有一個人想先動身走，而他們的眼光呢，也都要落在住在他們當中的這位奇特而美麗的小鳥身上。可是匹奧叔的眼光整夜都是在她身上，從他黑眼睛裏很快的一瞥，充滿着溫柔 and 期望，直落在他生活的大秘密和理由上。

可是匹奧叔看守賈芸娜從來沒有停止過。他把這世上的人分作兩羣，分成戀愛過的一羣人和不會戀愛過的一羣人。這是一種極端武斷的話，很明顯的，因為不能戀愛的那些人（或者可以說不能受戀愛之痛苦的那些人）不能說是活在世上，他們死了之後，當然也不會再活在世上。他們是一種不關重要的人口，以他們無意義的哭聲，眼淚，以及閒談充滿這世界，而後化為烏有，仍有點可愛，仍有色相，而後雲消煙散。因為有這個區別，他就作出他自己的愛情定義，這定義是和人不同的，這定義就集中了特殊生活中的一切苦痛和一切驕矜，他認為愛像一種極痛苦的病，而愛的人在壯年的時候必得深入裏去，然後再從那裏冒出來，慘白，痛苦，可是還可以做生活的常事，有許多錯誤（他相信），僥倖的很，是這病才好的人不會犯的。不幸的很，還留給他們許多弱點，可是無論如何（從許多事證中可以看出）他們從來不會拿着長期可愛的事情作為人生的整個行動的，他們再不會承認任何人，上自君王下至廝僕，是一個機械的東西。匹奧叔看守賈芸娜從來沒有停止過，因為他覺得她似乎從來沒有受過這種訓誨。在她經人介紹認識總督之後的幾個月，他屏着氣，等着。他屏着氣多少年。賈芸娜替總督生了三個孩子，可是他還是那樣。他曉得她到世上初次獲得所有權的第一個特徵，就是在扮演時某種效力的獲得。在戲劇裏有幾段，她總會有一天很簡單地很容易地心裏暗地歡喜地把它們把握着，因為它們和她心裏新而豐富的智慧正相符合；可是她對待這些段文字愈過愈馬虎起來，也不說她是討厭它們了。現在他曉得她已經厭煩杭卓來先生了，她又同男戲子，鬥牛者，和這地方的商人們偷偷摸摸地戀愛起來。

她對於扮演逐漸地不耐煩起來，另外有一種思想跑到她的頭裏。她想做個高貴的婦人。她慢慢地產生

一種獲得尊敬的貪心，她開始認她的扮演爲一種消遣。她找了一位女管家和幾個僕人，在時髦的時候她也到教堂裏去。大學發獎的日子她到會，她並且在偉大捐贈之捐贈人中出现。她竟然又學着讀點書寫點字。任個人些微地鑒別她說她是個波希米人（即放縱不羈之藝術家——譯者註）她要發怒地同你爭執起來。因她有好答應人要求的情感，並且因爲她逐漸地佔有了特權，她使得總督過着極感困難的生活。新的罪代替了舊的，她成了個吵人的有德性的人。她找出些父母來，又有了幾個表姊妹。她又沒有註冊地將她的孩立嫡。在集會裏就像個貴婦人樣，她提出一種精美而漸進的從良主義，在懺悔檢閱的時候，她也拿着一枝獨和一般高貴婦女肩靠肩地站着，這些高貴婦女並沒有什麼要懺悔的，除了好發怒和偷看迷卡兒的書。她的罪就是扮演，可是無論什麼人都曉得的，就是一些聖人也有當戲子的——就像聖郭來綏、聖詹彌色、安島之聖瑪格麗和聖柏萊嘉都是。

離魯山堡聖瑪利亞不遠的山裏有一個很時髦的浴場。杭卓來先生曾在法國旅行過，也曾想替他自己建一個小的假維奇（維奇，法國的地名，以其溫泉著稱——譯者註）有一個寶塔，幾間客廳，一個戲園，一個小關牛場，和一些法國花園。賈芸娜的健康是從來不生病的，可是她呢也替她自己在近處造了一所別墅，並且在十一點鐘喫點苦藥。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會留下一張極華貴的畫，內裏畫着的是這喜劇園的天堂和統治這天堂的神，表示出她在碎壳的路上極強的或覺，接收着那些不敢得罪總督的人的敬禮。形娜·瑪利亞也曾替這位總督作了一張像，威儀棗棗地而有倦容，整夜地賭錢，每次所賭的錢都够再造一座艾斯即利（此乃西班牙王之陵寢與宮殿，爲十六世紀菲力第二所建者，距瑪追德西北有二十七英里之遙——譯者註）在他旁邊她再加上他兒子的像，這孩子就是賈芸娜的小詹姆。詹姆，在七歲的時候，是個有脊髓炎病的小身體，他似乎不僅遺傳他母親的額和眼睛，並且亦遺傳了他父親癱瘓的病。他像個畜生樣以不作聲的昏迷來忍受痛苦，並且也像個畜生樣，他會羞得要命，若是當着大衆發了這個病。因爲他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一些瑣碎的憐惜話在他面前就不說了。他對於他的困難的長期打算使得他的臉有一種堅忍的驚駭的尊嚴。

他的母親教他穿紅絲絨，當他能夠的時候，他就跟在她後邊，相隔有幾碼遠，要是婦人們拉他去講話不教他走，他就本着臉皮搥脫開。賈芸娜從來沒有對詹姆斯發過怒，而且她從來是喜怒不形於色的。當太陽照耀着的時候，可以看見他們倆個順着那些人造的高台靜默地在散步。賈芸娜奇怪什麼時候幸福才開始呢？那時候她也可以佔有了社會地位，詹姆斯只是歡喜在陽光底下，熱切地注視着一塊白雲對他飛來，他們就像從很遠的國家出來迷到那裏的人一樣，或是像從一首古歌裏出來的人一樣，既沒有學會這種新的言語，也沒有找着一個朋友。

賈芸娜脫離戲園子的時候，她已經有三十多歲了，她費了五年的時間才成功了她在社會上的地位。雖然她的頭臉一年比一年地美麗起來，可是她真逐漸地變肥壯了，她很歡喜盛裝，客廳裏的地板就反映出一個珠寶，繡帶，和羽飾的真搭。她的臉和手統搽上淺藍色的粉，在這個粉底子上她又用猩紅和橘黃二色搽成薄薄嘴唇的嘴。和富寡婦們同伴的時候，她那種火燎毛的脾氣，卻為她非出於自然的言語的甜美所改變。在她向上進的最早一個階段的時候，她向匹奧叔暗示，在公衆之前他不要同她在一起，可是到後來就是對於他的正經的拜訪，她也不耐煩起來。她以禮節和閃避來應付謁見之人。她的眼光從來不碰着他的，她統計多端地找藉口同他辯論。可是他依然一個月一次去見她，倘若見她是不可能的話，他就爬上梯子同她的小孩子們鬼混一點鐘。

有一天他到她山裏的別墅去，由她的侍女傳話，他要求一個同她談話的機會。她教人告訴他，她願意在太陽西落以前在法國花園裏見他。他是因為有一個奇特的感情衝動才從利瑪來的。就和一個寂寞的人一樣，他將友誼加上些神聖的魔力；他幻想着他在街上走過的人，笑是在一起笑，分別的時候又互相擁抱着，這些人在一起吃飯的時候時常微笑着的——你會不相信我的，可是他卻真幻想着以為他們都是從那個同情裏得到大量的滿意。因此他陡然滿心地想再見她，想她叫他匹奧叔，想恢復以前他們長期流浪時候的信心和趣味。

這些法國花園是在這地方的南邊。這些花園後邊聳立着安梯山，在它們前邊就是個欄杆的護牆，可以俯視着很深的山谷，和一直逶迤到太平洋的一個接着一個的山峯。這正是蝙蝠低飛，小動物在足下毫無顧忌地玩耍的時候。有幾位幽閒的人在園裏徘徊着，模糊地望着逐漸無色的天空，或是依在欄杆上俯視着山谷，想找出狗是在那一個村子裏叫的。這是父親從田裏回家，在場上同撲到他身上的狗玩一會。捏着狗的鼻子，或是將狗背在背上的時候。年青的女孩子們都找第一個星，好對它決定一個希望，男孩子們都變得安靜起來想吃晚飯。就是最忙的母親也空着手來閒站一會，微笑着看着她親愛而興旺的家人。

匹奧叔站在一個雕刻的大理石長櫈子旁邊，看着賈芸娜對他走來。

「我來遲了，」她說，「對不起，你想對我說些什麼呢？」

「賈芸娜——」他開始說。

「我的名子是密凱勒小姐。」

「我不是想來得罪你，密凱勒小姐，可是你既已讓我叫你賈芸娜有二十年之久，我想我還是——」

「啊，隨你的便吧，隨你的便吧。」

「賈芸娜，答應我聽我的話。答應我我講第一句話的時候，你不要就跑了。」

她的感情突然地發作起來，她衝口說：「匹奧叔你聽我講，你想你能教我回到戲園子裏去，那你是瘋了。我看那個戲園子是個很可怕的地方，要明瞭這個戲園子真的，戲園子在那醜陋的地方每天都受盡了污辱。你要明白你是在浪費時候呢。」

他和氣地回答說：「倘若你同你的這些新朋友在一起很快樂，那麼，我亦不願意你回去的。」

「那麼，你不歡喜我這些新朋友嗎？」她很快地回答說，「你覺得我該要些什麼樣子的朋友？」

「賈芸娜，我只記得……」

「我不願人家批評我，我不要人家勸我，我一時要受冷了，我得回到我的房裏去，你只要丟開我好了，就

是這，你只要把我忘記好了。」

「親愛的賈芸娜，不要生氣，讓我同你講，只讓我講十分鐘好了。」

他不知道她為什麼哭起來。他不知道講什麼才好。他順着嘴說：「你簡直連戲園子都沒有去看一回，他們都注意到了。觀眾現在亦漸漸地減少了。他們只是將老喜劇一個星期出演兩次；其餘的每天晚間就演些新的散文滑稽劇。什麼東西都是沉悶的，孩子氣，而且是猥褻的。也沒有一個人還能講西班牙話的了。就是台步走得對的也沒有一個人。在聖體節他們演保沙查之宴席，這戲你演的多好，而現在呢真丟臉。」

停了一會。有一隊美麗的白雲，就像一羣羊似的，從海面飄起來，飛到小山間的山谷裏。賈芸娜陡然手按着他的膝，她的臉又像二十年前的臉一樣。

「饒恕我，匹奧叔，因為我太壞了。詹姆今天下午有病，沒有辦法。他躺在那裏臉這樣白，而且……這樣可怕。人都想到別的事了。匹奧叔，我就是回到戲園子裏去，也沒有什麼用的。那些觀眾都是去看散文的滑稽劇的。我們設法想保留那些老喜劇，太呆了。倘若他們真喜歡老喜劇的話，讓他們在書本裏讀好了。我們同衆人奮鬥是不值得的。」

「奇妙的賈芸娜，你在戲園子裏的時候，我對你是不公平的。這是因為我心裏有點可笑的驕傲的緣故。你應該得到的讚美我卻不給你。饒恕我，你原是一位最偉大的藝術家。倘若你覺得在這些人裏你得不到快樂，我們可以到瑪追德去。你到那裏一定有很大的成功的。你還年青，還美麗，你將來總有時間教人稱呼你密凱勒姑娘的。我們不久就會老的，我們不久就要死了。」

「不，我絕不再見西班牙的，到處都是一樣，不管是瑪追德或是利瑪。」

「啊，那麼我們離開此地到一些海島上去，那些地方的人不會知道你以前是做什麼的，而且會愛你。」

「你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而你卻還夢想這些海島，匹奧叔。」

他低下頭，嘴裏咕噥着說：



「我當然愛你，賈芸娜，就像我平常的樣子，我愛你的心是言語講不出來的，就只是認得你，已經值得我的一生。你現在是位偉大的婦人了，你有錢，我是沒有法子可以再幫你忙的。可是我總是願意幫你忙的。」

「你多好笑，」她笑着說，「你講這些話就像小孩子講的一些話似的，你年紀大了，卻似乎什麼都沒有學到，匹奧叔，不會有那種愛和那種島的，你只能在戲園子裏找着這些東西。」

他像有點羞慚，可是他不信她的話。

到後來她站起身來，很傷感地說：「我們講的都是些什麼呢！天氣漸漸地冷了，我要進去了，你得要聽我的話，我沒有心再到戲園子裏去了。」停了一會，「還有什麼呢……啊，我不明白，這只是環境的關係，我該怎樣的，我就得怎樣，我也不想着弄明白，不要想我，匹奧叔，只要饒恕我，那我就行了，只要饒恕我。」

她靜靜地站了一會，想找出她感覺得最深的一些東西來對他講，第一塊雲飛到了洋台，天黑起來，最後的遊人也都離開了花園，她想起了詹姆，想起了杭卓來，想起了他，她卻找不出什麼話來，她突然彎下腰，吻他的手指，很快地走開了，可是他呢卻在正聚集着的雲裏坐了好久，他快樂地顫抖着，並深思這些東西的意義。

突然這消息傳遍了利瑪，密凱勒·菲麗迦，平常叫着潘瑞可的賈芸娜，那個婦人有了麻子了，也有成千成百的人是麻子的，可是一般的興趣和惡意卻都集中在這位女戲子身上，一種狂妄的希望佈滿了全鎮，這希望就是美麗也可以沒有了，這使得她不能再鄙視她以前出身的那個階級了，從病室裏傳出來的消息說，賈芸娜沒有了美麗變得醜了，嫉妬的酒杯不斷地斟滿着酒，她一等到能够離病室的時候，她就教人把她抬出城，到她山裏的別墅去，她教人把她精緻的小宅第賣出去，她將她所有的珍寶退還給贈送她的人，她將她的漂亮衣服都賣了，總督，大主教，和朝廷中的少數人，這都是她的懇摯的讚美者，依然圍着門地送信和禮物給她，信呢她不理，禮物呢也照舊退回去，連一句話都沒有，自從她有了病能够見到她的只有看護和她的侍女杭卓來先生多方設法所得到的回答就是退回來的一筆大款子和一封信，信裏充滿着在困苦和驕傲

一切美婦人自小至大都因為她們的美麗而不斷地受人禮物，她呢也是這樣，她毫不猶疑地以為一切人同她接近也都是因為她的美麗，因此凡是對她表示關心的，總都是可憐她的，有的完全因為她苦而可憐她，有的雖也可憐她，可是總些微帶點對這次大改變的滿意心情，她不能再要人崇拜她了，她的美麗已經成了過去。這種假定就由於她從來沒有戀愛過，這個事實裏產生出來，假使情感不能算戀愛的話，這種戀愛雖亦可展拓為慷慨和深思，雖亦可產生幻想及偉大的詩篇，到底是自利的極端表現，除非經過了長期的磨練，經過了自恨，經過了嘲笑，經過了巨大的疑難，才能在真情當中佔一位置。一生都是這樣生活下去的許多人，比昨天不見了狗的小孩子還少受些，當她的朋友還繼續努力地拉她回到社會裏去，她卻愈是生氣，遣送了許多污辱人的信到城裏去。有一個時候傳說她要歸依宗教了，可是另一個新的傳說，卻說那小村莊上盡是憤怒和失望，這到和前一個消息衝突了。至於接近她的人，看她那樣子，失望真是可怕，她相信她的一生已經完了，她的一生和她小孩子的，她發神經驕傲的時候，她多退還了許多，因此除了她前途的孤寂和黯淡以外，又加上了貧窮，沒有什麼事還要她做的了，她只在嫉妬的孤寂中消磨她的日子，在日漸頹壞的小村莊當中的屋子裏，她成點鐘地沉思着她的敵人的快樂，她在她房子裏奔走着，怪嗓子地哭叫，這都是可以聽見的。

四奧叔卻並不灰心，藉着照料小孩子，代她管裏村莊，和機智地借點錢給她，他仍可以走進她的房子，有時竟可以到面帶面紗的女主人跟前。可是儘管這樣，賈芸娜自尊之心總以為他是可憐她，仍是很刻毒地罵他，她將他盡情地鄙薄，這樣，她心裏反得着一點奇特的安慰，他更是愛她，明瞭她受了折辱的精神的各種活動，比較她自己所明瞭的還要多些，可是有一天卻發生了一樁事，使得他不能再同她一起進行了。他推開了一個門。

她以為她已經把它鎖好了，剛有一點鐘，有一個愚笨的希望偷偷地來到她的心裏，她想她也許可以拿鉛粉和乳油做點粉糊來搽在她的臉上，她以前對於朝廷上一般搽粉的老太婆時常加以鄙薄的，現在也默

想了一會，想想在戲園子裏所學的，可有能幫她現在的忙。她以為她已經鎖好了門，心裏直跳，以很敏捷的手穿上了衣服，穿那套很奇特的青白色的，當她正對鏡子望着，承認她這種嘗試是無用的時候，她卻看見了匹奧叔的像吃驚地站在門口。她叫着從椅子裏站起來，用兩隻手蒙着臉。

「滾開，永遠地從我房裏滾出去。」她叫着說。「我不願再見你了。」在羞慚之中，她以訕笑和恨惡將他趕出去，她追他一直追到迴廊，並摔到樓梯底下許多東西。她下令給她的耕夫，以後不許匹奧叔到這地方來。可是有一個禮拜，他還是設法子想再見她。到後來他回到利瑪去，他想盡方法來消遣自己，可是他還是想在她身邊，像個十八歲的孩子所想的。到最後他想出了一個辦法，於是他又回到山裏去實行去。

有一天早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他爬起來跑到她的窗戶底下睡在地上。在昏黑之中，他模仿哭泣的聲音，這聲音他盡他能力使它像個年青女孩子的哭聲。他這樣子地裝着哭，有一刻鐘之久。他不讓他的聲音高於意大利音樂家用鋼琴表演的高度，他還時常將聲音降低，他以為只要時間久了也可以像聲音高的會徐徐地傳入她的腦子裏，假使她是睡着的時候。天氣是涼爽而宜人。最早的青藍色的一縷晨光在山峯後邊微微地露出，在東方，晨星也時時地閃爍着，含有一種很溫柔的意思。村莊上所有的房屋統為死一般的寂靜所籠罩着，只有一陣陣的微風使得草鳴咽。突然在她房裏點起來一個燈，稍過一時，百葉窗被推開了，有一個罩着面紗的頭伸出來。

「是誰在那裏？」一個美麗的聲音問。

「匹奧叔不作聲。」

「賈芸娜又重說了一遍，可是聲音裏已經有點不耐煩了：『是誰在那裏？是誰在那裏？是誰在那裏？哭！』」

「形娜·密凱勒，我的太太，我求你到我這裏來。」

「你是誰，你要什麼東西？」

「我是個可憐的女孩子。我叫着愛斯曲勒，我求你來幫助我，不要叫你的侍女。我求你，形娜·密凱勒，求

你自己來。」

賈芸娜靜默了一會，然後突然說：「好吧。」又關上百葉窗，不一會她就轉過這房拐子到了。她穿着一件厚斗篷，在露水裏拖着。她遠遠地站着，說：「到我站的地方來——你是誰？」

「匹奧叔站起來。」賈芸娜是我——匹奧叔對不起，可是我非得同你說不可。」

「聖母啊，我什麼時候才能脫離這個可怕的人呢？你要懂得我不願見任何人，我不願同任何人說話。我的一生完了，就是這。」

「賈芸娜，看我們長期的共同生活的面子，我求你答應我一樁事，我以後走開再不來打攪你了。」

「我什麼亦不答應你，什麼亦不答應你，你給我滾開。」

「我答應我不再打攪你，倘若你這次聽我的話。」她轉過房拐子對這房子那邊的一個門跑去，匹奧叔也只好在她身旁陪着跑，看她可聽見他所說的話，她停下來：

「到底是什麼快點講，天很冷，我有點病，我要回到我的房裏去。」

「賈芸娜，讓我帶着詹姆到利瑪過一年，讓我做他的先生，讓我來教他凱斯鐵力文。在這裏他是和斯僕們在一起，他什麼也沒有學。」

「不。」

「賈芸娜，他將來要成個什麼樣的人，他有很好的頭腦，而且他也想學。」

「他有病，他身體不好，你的家是個豬圈，只有這鄉村對於他身體有益。」

「可是近幾個月他身體好多了，我答應我將我的房子打掃乾淨，我還要到曼德·瑪利亞那裏找個女管家，在這裏他整天都是在馬廐裏，一個上流人應該知道的我統統教他——比劍，拉丁文，和音樂，我們要唸一切的……」

「一個母親不能像那樣子地和她的孩子分離的，這不可能，你想這個你是瘋了，不要再想着我和我的

「一切東西，我已經死了。我和我的孩子們盡力地維持我們自己。你不要再來打擾我。我不願見任何人。」

現在匹奧叔覺得他非得用毒辣手段不可了。「那麼你把你欠我的錢給我吧。」他說。

賈芸娜靜靜地站在那裏，很惶惑的。她對她自己說：「生活真太可怕了。我什麼時候才死呢？」過了一會，她以一種沙聲回答他說：「我只有有一點錢。我盡我所有的還你。我現在就還你。我身邊還有點珠寶。我們以後永遠不要再見面了。」她很害羞她很窮。她向前走了幾步，又轉過身來說：「現在我才知道你是個狠心的人。可是這是應該的，我欠你的錢我就還你。」

「不，賈芸娜，我講那話只是促進我的要求。我不要你的錢。你只要教詹姆同我住一年。我一定愛他，並照應他。我以前害過你沒有在那些年頭裏我是你的一個壞先生嗎？」

「你老是教人感謝你，感謝你，感謝你，你真殘忍的很。我是很感謝你的——好，好！可是我現在不是以前那個女人了，我沒有什麼可以拿來感謝你的。」靜默起來。她的眼睛注視着它的神奇足以領袖整個天空的星。在她的心裏有一個很大的痛苦，一個世界無意義的痛苦。然後她說：「倘若詹姆願意同你去，很好。早晨我來同他講，倘若他願意同你去，明天正午你可以在旅館門前找着他。晚上好。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她回到房裏去。第二天這個神情嚴肅的小孩子在旅館門前出現了。他的很好衣服現在統扯破了而且髒的很，他另外還帶着個小包裏是預備換洗的。他的母親給他一塊金洋作他零用，另外給他一塊能在黑暗裏發光的寶石，留他在睡不了的夜裏看着玩。他們坐着馬車一陣動身，可是匹奧叔馬上發覺這種顛震是不利於這孩子的身體。他把他扛在肩頭上。當他們走近了聖路易橋的時候，詹姆想着把羞恥遮藏起來，因為他曉得他同別的人分離的時刻已經來了。他特別羞愧的是因為匹奧叔剛剛追到他的朋友，航海的船主。他們剛踏上橋，他還同着個老婆子講話，這老婆子是同個小女孩子一陣走的。匹奧叔說他們走過了橋，他們要坐下來歇歇，可是事實的表現是無需的了。

## 第五部 或許是個天意

在老地方又建了一個新的石橋，可是這回事卻都沒有忘記。這回事變成了通用的成語。一位利瑪人說：「我禮拜二去看你，除非橋倒不來。」另一位利瑪人說：「我的表弟住在聖路易橋旁邊。」大家都微笑起來，因為這個意思就是在戴莫利的劍底下。關於這件事有些詩，在祕魯的每一本文選裏都有名文論到這事，可是真正的文學巨著還是周逆泊的書。

事情真是千奇百怪。周逆泊假使不同一個聖馬丁大學學生認識，他也絕不會得到這種結論的。這位學生的老婆，有一天早晨私自地跟着個兵士跑向西班牙去，丟下兩個女孩子，都還在搖籃中要他照料。他吃盡了辛苦，這是周逆泊未嘗遭逢的，因此他很快樂地確信世間的一切都是錯誤的。

那個時候，周逆泊的眼睛裏就有了困難的，幾乎是失敗的神情；到後來他才很忍耐地解釋為什麼這樁事在信的人是不難解釋的。

「以前奈坡和細細列有一位女后，」這位學生說，「她發覺她身邊長了個很兇的瘤，她惶恐極了，她命令她所有的百姓跪下來禱告，並且通令全國所有細細列和奈坡的衣服統縫上還願的十字架。她是很得她的子民愛戴的，所以他們的新禱和帶十字架都是出於至誠，可是沒有用。現在，她睡在華美壯麗的孟瑞裏了，在她的心上邊幾寸的地方可以讀到這幾個字：『我不怕有罪惡了。』」

也就因為聽見鄙夷那教信仰的論調這樣多，周逆泊才真相信這世上已經到了證明的時候了，用表冊來證明在他心裏激動着的非常光明的信念，這正是時候了。當瘟疫流行在他親愛的故鄉白都，死了許多農民的時分，他私下作了一張十五個死人十五個活人的性格表，統計他們的價值，每人分成三點，一良善，二禮拜的勤勞，三在家裏的重要，每點統以十分計算。下列的就是這張野心的表的一角：

俄防索·幾

良善

虔誠

有用

孺娜

二

四

一

滿奴和·比

一

一

一

俄防索·維

一

一

一

費拉·恩

〇

一

一

這樁事比他預料的還要困難。幾乎每個人在那艱苦的邊區地方都是不可少的人物，這是就經濟講的，因此第三項實在是無用。這位檢驗者碰到俄防索·維的性格的時候，他不得不用負號，因為俄防索·維不但像費拉·恩這樣壞，而且他還是個壞的宣傳者，他不但躲避教堂，他並且領着人去躲避。費拉·恩壞是真壞，可是她卻是個模範的信徒，一大家子亦只是她一個人支撐着。從這項悲痛的論據裏，周逆泊想作成一份每個農民的索引。他將死人的分數加起來和活着的人的總分數來比較，他發覺死的人比活着的人要好五倍，不該死。這瘟疫似乎是完全來反對白都這村莊裏真有價值的人的。在那天下午周逆泊順着太平洋邊岸走去。他將那表撕了丟到海裏，他瞪視着那永遠垂在海的水平線上的大白雲約有一點鐘之久，從那白雲的美他得到一個提示，他沒有讓他的理性檢驗這回事。這項信仰和事實的差別比較普通的推斷還大。

關於聖馬丁大學的學生另外（這一位到是很頑強的）還有一段故事，聖路易橋倒了之後周逆泊採用的進行手續，就是受了這故事的暗示。

有一天這位學生（即指周逆泊而言）從利瑪教堂走過，停在一個碑前唸一位婦人的碑文。他用逐漸凸出的下嘴唇讀下去，說她是她家裏的中心，她家裏的快樂，這樣有二十年之久，說她是她朋友的樂趣，說凡遇着她的人走開了，都很驚訝她的良善與美麗的，說她睡在那裏等待着她的上帝回來。就當他讀到這些話的那一天，聖馬丁大學的學生苦得他很利害，他的眼光從那石碑抬起，他發怒地高聲說：「真丟臉，真討厭！誰

都曉得我們活在世上什麼事都不做的，我們只是滿足我們的欲望。爲什麼要常常提起這不自私的話頭呢？爲什麼老是提到這個事，這種無味的謠言。

他說過了這些話，他就決定將這石匠的好謀揭發出來。這位婦人剛死了十二年，他就找出她的僕人，她的子女，她的朋友，不問他到什麼地方去，就和香氣一樣，她的美點在她死後都還存在着，不問在什麼地方只，要一提到她，人家就要苦笑起來，並且要解說道：「言語是沒法描寫她的美德的。」就是她的孫子輩的熱誠的孩子們，都是沒有見過她的，你要告訴他們她只是那樣的好法，他們都不相信的。他驚訝地站在那裏，到後來他咕嚕着說：「可是，我的話總是不錯的。這位婦人是個例外，恐怕是個例外。」

他編輯關於這些人的書的時候，他時常懷着懼心，惟恐怕遺失了一點最瑣細的材料，因而失去一些指導的暗示。他工作的時間愈長，他愈覺得他是在大而昏闇的隱示中顛躓着。他是永遠被這些瑣事欺騙着的，這些瑣事看起來似乎都是有意義的，倘若他能查出它們的背景，因此無論什麼事他都有這種思想，就是假使他將那書重讀二十遍，那些無數的事實就會陡然地活動起來，聚集起來，講出它們的祕密。孟特賣亞侯爵夫人的廚子告訴他說，侯爵夫人吃的完全是米，魚，和一點水菓，周逆泊將這話寫下來，以爲將來要有一天可以表示出一個精神的特質。鄧如標說她總到他的歡迎會裏去，其實他亦未請她，她是去偷湯匙的。在這鎮邊子上有一位產婆說彭娜·瑪利亞去看她，並問她許多怪異的問題，後來她不得不將她像個乞丐樣地趕出她的門去。這鎮上的書店老闆說，她是利瑪鎮上最有學識的三個人中的一個。她的佃戶的老婆說，她是心神恍惚的人，可是她爲人極好，爲人作傳的藝術比較平常所推測的還要艱難。

周逆泊發覺着，他從與他要查考的對象最爲密切的一些人那裏，只可以得一點點的材料。曼德·瑪利亞同他談過白璧特，可是她沒有提到她對白璧特的野心。最初，潘瑞可是很難接近的，現在呢，反很歡喜這位聖芳濟的信徒。她所說的匹奧叔的性格，和他在別處得來的一些不美善的口供明顯地兩樣。她很少提到她的兒子，提起來的時候總很痛苦。他們很快地就結束了他們的會晤。何法度船主盡他都知道於艾斯梯班及



匹奧叔的都講出來。在這地方知道最多的反而講的最少。

我不再說周逆泊的概論了。我們不會忘記它們的。他以為同在這一次的事變裏，惡的遭了滅亡，善的早升天堂。他以為驕傲的和有錢的都受了懲罪，這對於人世到是個實物教授。他以為他看見了卑微的人都戴上冠冕，並因訓誨那地方的人而受酬報。可是周逆泊對於他自己這種理論自己亦覺得不滿意。因為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可以不算個貪婪的怪物，而匹奧叔呢亦可以不算個驕傲的人。

這書作好之後，有幾位審判官看見了，即刻聲明這是一種邪說。於是下命令將書和作者一齊燒死在廣場上。周逆泊接收這種決定，他以為魔鬼利用了他在祕魯造出了一次光榮的戰爭。頭一天晚間他坐在他的牢房裏，想着在他自己的一生中可能找出像那五位的行为，他不是反抗的。他願意爲了教會的純潔而犧牲一己的生命，可是他亦很希望有一點聲音來替他證明他的意思最低限度是爲的信仰；他以為在這世上沒有一個人相信他。可是在第二天早晨，太陽光底下的一大羣人裏，有許多人相信他的，因爲人都很愛他。

從白都鄉裏來了許多人，聶娜（良善二，虔誠五，有用一〇）和其他一些人都惶惑地長着臉，眼看着他們的年青僧侶送到同情的火籠裏，就在那時候，就在那時候，在他的心裏仍然存有一個頑固的思想，堅持着以爲最低限度聖芳濟不會判他罪的。（他不敢向更大的神呼籲，因爲這些事他似乎明顯地是做錯了）他向聖芳濟禱告了兩次，倚在火裏，微笑着，死了。

執行祭禮的那一天，天氣清爽而溫和。利瑪人惶恐得黑眼睜多大，都從大街跑到他們的禮拜堂裏去，站在那裏，呆視着那黑絲絨及拭亮的高台。大主教穿着他的奇特而近於蠢笨的法衣，坐在他的寶座上淌汗，時時地以鑒賞家的態度諦聽着呂吐瑪樂章的佳調。樂隊又重行演奏呂吐瑪最後的一篇樂傳，這篇樂章是爲他的朋友兼女恩主奧大利女皇作的，一切的溫柔與悽苦，一切經過意大利式樣淨濾過的西班牙的真實主義，在一羣罩着面紗的人的頭上起落着。杭卓來先生在他辦公室裏許多顏色而且有總子的帷幕底下跪下

來，又有病，又苦悶。他知道那一大羣人都在偷看他，希望他扮演那失去唯一兒子的老父親。他心裏奇怪，不曉得潘瑞可可來了沒有。他以前從沒有這樣久不吸煙，何法度船主從外邊街進來站在那裏一會。他的眼光看過了一羣黑頭髮和花邊，就落在成排的燭和多少掛的香上。「這多虛偽，多不真實。」他嘴裏說着又衝了出去。他到海裏去，坐在他的船邊上，眼瞪視着那清澈的水。「艾斯梯班，溺死的人是快樂的啊。」他這樣說。

在幔子的後邊，女住持在她的一些尼姑中坐着。在前一晚間，她從她的心裏撕去了一個偶像。那一次的經驗使得她慘白起來，可是她很堅決。她接收這種事實，至於她繼續她的工作或是不繼續，這到無關重要；這就夠工作的了。她是永不會好的病人的看護。她是時常在沒有人去禮拜的祭壇前執行事務的長老。再沒有白璧特來補充她的工作了。這不久要變成對同事的冷淡及懶惰的。對上帝講這似乎已經夠了，在祕魯這地方，有一個時候，也有一種無味的愛開過花而後才凋謝的。她的手托着額，聽着凱銳中的正音悠長而柔和地抑揚着。「我的情感應該多有那種色調，白璧特，我的整個生命應該多有那種性質。我太忙了。」她悲傷地想着，她的思路又轉向禱告。

賈芬娜從鄉裏動身到城裏來參加這次祭事。她的心裏充滿了怒氣和驚恐。這又是從天降下的一個懲罰了；這是上帝對她說話的第三次。她的麻子，詹姆的病，現在，這橋的倒——啊，這些並不是意外之事了。她害羞起來就如她的額上有了字似的。從宮殿裏傳出命令出來，說總督將她的兩個女兒都送到西班牙的一個尼庵學校裏去。對的，她是孤寂的。她機械地搜集了點東西就動身到城裏去參加祭禮。她卻想到有許多人要張着嘴看着她的匹奧叔和她的兒子；想到教堂裏的大規模喪禮，這就像個山谷樣，她愛的人都向這裏墮落下去；想到憤怒之日的風暴，在這裏個人喪失於成千成萬的死人中，形容逐漸地灰黯起來，特性也滅褪了。剛走過了半路，到了泥土的聖路易教堂，她還進去，靠着一根柱子跪下在那休息。她又回憶起來，冥想她的兩個人的面孔。她等着看可有一種情感發生。她對自己低聲地說：「可是我什麼也覺不得。我沒有心。我是個可憐的沒有意思的女人，就只是這樣。我是被關在門外的了。我沒有心。看，我不再做什麼了，不再想什麼了，讓我

就在這裏休息吧。」她剛才要停止的時候，那種設法講的可怕的劇痛又襲擊來了，這種劇痛她一次也不能告訴匹奧叔的，不能告訴他的愛，只有一次她在苦痛的時候鼓起勇氣來告訴過詹姆，她瘋狂地站起來：「我拒絕了一切人。」她叫起來。「他們愛我，而我拒絕了他們。」她又回到鄉間去，她的神情這樣的沮喪繼續着約有一年之久。有一天她偶爾聽到那位神奇的女住持在同一事變中也損失了她所愛的兩個人。她的針蒂從她手裏落下來：那麼她知道，她會解釋的。「可是不行，她要對我講些什麼話呢？她絕不會相信像我這樣的人也會愛，也會有損失的。」賈芸娜決定很遠的到利瑪去看這位女住持。「倘若她的面孔告訴我她並不鄙視我，我一定對她說。」她說。

賈芸娜在尼庵教堂裏陰伺着，她雖有點吃驚，她卻很卑微地愛上那副質樸的老面孔。她即刻地就去見她。

「聖母，」她說，「我……我……」

「我認得你吧，我的女兒。」

「我是女戲子，我就是潘瑞可。」

「啊，是的，啊，我好久就想認得你，可是他們告訴我你不願意見人，我曉得你在這次倒橋中也損失了

……」  
賈芸娜站起來，頭直暈。又是這話！又是一度的劇痛，她是不能接觸死人的手的。她的嘴唇慘白起來。她的頭抵在女住持的膝上：「聖母，我怎麼辦呢？我是孤單的。我在這世上什麼也沒有。我愛他們，我怎麼辦呢？」

女住持仔細地看着她。「我的女兒，在這裏很溫暖。讓我們到花園裏去，你可以到那裏休息。」她打手勢給庵裏的一個女孩教她拿點水來。她仍機械地向賈芸娜繼續地談着。「我好久就想認得你，姑娘，在這事變之前我就很想認得你的。他們告訴我說在 Autos Sacreme tales 裏，你是個很偉大而美麗的女伶，在保沙查之宴席。」

「啊，聖母，你不要講那些話吧，我是個有罪的人，你不要講那些話吧。」

「這裏，把這個喝下去，我的女兒，我們有一個美麗的花園，你不相信嗎？你要時常來看我，要有一天你會碰見周安娜的，她就是我們的花園總管。她未進教會之前，可以說她沒有看見過花園，因為她是在山的上邊礦穴裏做工的。現在什麼東西在她手下都很繁榮，已經過了一年了，姑娘，自從我們的事變發生以來，我損失了兩個都是我的孤兒院裏的小孩子，可是你損失了一個你親生的兒子。」

「是的，聖母。」

「和一個偉大的朋友。」

「是的，聖母。」

「告訴我……」

賈芸娜長期失望的一切心情，從她幼年以來的孤寂而頑固的失望，在周安娜的泉水在玫瑰花中，在那灰塵而友誼的膝上，終於算得到了個安息的地方。

可是能够包含這些不是橋倒不會有這些事實的書，又要到什麼地方去找呢？在這樣多的數目中我選擇了一種。

「爾波伯爵夫人要見你，」一個尼庵女僕在女住持辦公室的門口說。

「好的，」女住持放下了筆說，「她是誰？」

「她剛剛從西班牙來，我不曉得。」

「啊，這是錢的事，伊奈這是給我錢替瞎子蓋房子的，快些，請她進來。」

一位苗條的，無精打采的美人進了房子。克拉華小姐素來是很舒泰的，這次似乎有點躁急。「你很忙嗎，敬愛的聖母，我可以同你談一時話嗎？」

「我沒有事，我的女兒，你得原諒一個老婆子的記憶力，我以前認識你嗎？」

「我的母親就是孟特賣亞的侯爵夫人……」克拉華小姐疑惑這位女住持不讚美她的母親，所以不願讓這位老婆子說話，除非在她替瑪利亞小姐說過一番長而熱情的辯護之後。她自己責備自己，那種無精打采的神情早已沒有了。到後來這位女住持告訴她白璧特和艾斯梯班的事，並且提到賈雲娜來拜訪。「我們這些人統失敗了，各人都想受到懲罰，各人都情願採取各式的懺悔，可是你可知，我的女兒，在愛裏——我幾乎不敢講這個字的——可是在愛裏就是我們的錯誤似乎也不能支持長久的，伯爵夫人拿出瑪亞利小姐的最後一封信給女住持看，曼德·瑪利亞不敢高聲地說出她的驚奇是如何地大，從白璧特的女主人，的心裏竟能冒出這樣的話（這些話自從那時候以後全世界都快樂地拿來讀。）她命令她自己說：「現在你可知道了，到底知道了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找出有德性的人。」這種新的證明，證明了她生活的這種德性到處皆是，這世界是齊備了，她心裏充滿了快樂就像個小女孩子似的。「你可能幫我一的忙，我的女兒，你願意讓我帶你看我的工作嗎？」

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女住持手裏拿着燈籠帶着路，走過一個迴廊，又一個迴廊，克拉華看見了一些老年人，年青人，病人，和瞎子，可是她看見最多的還是這位疲倦的明哲的引着她路的老婆子。女住持有時停在走道上突然地說：「我禁不住想到對於聾子和啞子也可以做點事的，我覺得似乎有忍耐的人總可以……替他們研究出一種文字來，你知道在祕魯有成千成萬的人，你可記得在西班牙有人發明了這方法嗎？好的，總有一天他們會發明的。」或是稍後一點：「你曉得，我總是想對於那些癡癲的人也可以做點事，我老了，你曉得的，我不能到討論這些事情的地方去，可是我有時看守他們，我總覺得……在西班牙，現在，他們對待他們很和善嗎？我總覺得這裏頭總有一個祕密，隱藏着我們，只要繞過那個角，什麼時候你回到西班牙去，倘若聽見了什麼可以幫我們忙的，你可以寫一封信給我……倘若你不忙的時候。」

到後來，就是廚房克拉華小姐都看過了之後，女住持說：「現在對不起你，因為我要到病重的人的房裏

去說幾句話，教他們睡不了的時候可以想着。我不願請你同我一陣到那裏去，因為你是不慣於這些……這些聲音和這些事的。而且我同他們說話就和一個人對小孩子們說話似的。她抬起頭望着她，臉上帶着溫柔的苦笑。她陡然地走開了，過了一時，她卻同她的一個助手回來了，這位助手也是與這橋的事變有關連的，而且以前還當過女伶。女住持說：「她要離開我，過城去做些事，我講到這裏我要離開你倆個了，因為磨房的人不再等我，而我們的話還需要很長的時候才可以講完。」

當女住持同他們說話的時候，克拉華小姐在門口一站，那個燈籠就放在地板上她的足旁邊。曼德·瑪利亞背靠着個柱子站在那裏；那些病人成行地睡在那裏，眼盯着天花板，努力地屏着呼吸。那天晚間她講在外邊黑暗裏的一些人（她只是想着艾斯梯班，她只是想着白璧特）投向誰去呢，在那些人看來，這世界更是難處，更是無味，而那些睡在牀上的人呢，覺得他們是在女住持替他們建造的房子裏邊；在房子裏邊是光明和溫暖，而外邊呢卻是黑暗，他們情願痛苦，情願死，不願換到外邊去的。可是就是當她講話的時候，另外有一些思想在她的腦子後邊飛過去。「就是現在吧，」她想，「幾乎沒有一個人還記得艾斯梯班和白璧特了，除我一人以外。賈芸娜只記得她的匹奧叔和她的兒子，這個女人呢，她的母親，可是我們不久也要死的，關於這五個人的記憶在這個世上也將絕跡了，而我們自己呢，也有一個時候被人愛，然後被人忘記。可是這個愛呢已經够了；愛的一切衝動仍回向製造它們的愛去，就是記憶對於愛也是不需要的，有一塊活人的地方，還有一塊死人的地方，而那橋呢就是愛，就是唯一的存在物，唯一的意義。」